楊·胡斯

〔捷克斯洛伐克〕伊拉塞克著

苏杰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統一書号:10069·573
定　价：0.46元

楊·胡斯

（五幕歷史劇）

〔捷克斯洛伐克〕阿·伊拉塞克著

苏杰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ALOIS JIRÁSEK

JAN HUS

根据 Alois Jirásek:《Husitská Trilogie》(Státní Nakladatleství Krásné Litratury, Hudby Umění Praha, 1955) 譯出。

楊·胡斯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69·514　字数9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1/4

1960年[illegible]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7）0.46元

前　言

阿洛伊斯·伊拉塞克（1851—1930）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捷克著名的作家，一生著作甚多，主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說《狗头党人》、三部曲《潮流之間》、三部曲《友爱》，戏劇三部曲《楊·胡斯》、《楊·謝日卡》、《楊·罗加奇》。这些作品都取材于过去捷克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爭。

捷克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爭，在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中叶曾經出現过一个高潮，这就是在欧洲中世紀史上著称的胡斯运动和胡斯战爭时期。当时捷克王国是德意志帝国（所謂神圣罗馬帝国）的組成部分，經济上已經非常发达，社会阶級对立也日益加剧。商品貨币关系的发展，以貨币形式交納地租，使得还处在农奴地位的捷克广大农民受着封建土地的占有者（主要是由德国僧侶把持的天主教教会和德国貴族）更加殘酷的剝削。德国企业主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矿山、大部分的工場手工业并享有特权，中等阶級和城市平民，在他們的排挤和剝削下，越来越陷入极端困难或破产的境地。天主教教会上层僧侶阶級在土地剝削之外，还利用宗教名义、

采取各种卑下手段向社会各阶层榨取錢財；这时由于罗馬教皇对捷克境內教会支配权的加强，教会的勒索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捷克农民、中等阶級和城市平民对現存社会制度的不滿急剧增长了。教会权力的无所不在，形成了社会压迫和宗教压迫交織在一起的局面；同时，世俗和宗教的上层剝削阶級多数是德国僧侶、貴族和企业主，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又交織在一起。因此，捷克人民反对社会压迫的阶級斗爭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而广泛的宗教斗爭和民族斗爭的性質。



农民出身的传教士和布拉格大学教授楊·胡斯是这个斗爭的領导者。他虽然不号召推翻現存制度，但却大胆地提出了許多宗教改革和反对异族統治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了捷克中等阶級、城市平民和广大农民的要求，因而得到他們的积极拥护。一部分捷克貴族和騎士也支持这个斗爭，他們想从教会和德国貴族手里取得土地和权力，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捷克人民这种反封建、反天主教的民族解放运动，即胡斯运动，动搖了德意志皇帝和罗馬教廷的統治，这自然要引起他們的仇視。胡斯遭到种种迫害，最后在罗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阴謀策划下，于1414年在康斯坦薩宗教会議上以异端的罪名被判处火刑，1415年殉难。



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全国普遍的憤怒。对罗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反抗更趋激烈，終于1419年爆发了强大的农民战爭——胡斯战爭。胡斯軍曾粉碎了德皇和罗

馬教皇的五次十字軍远征，最后还把战爭轉移到德意志境內。在战爭进行期間，胡斯党人中本来已經存在的分裂加速了：泰波派是代表农民、下层中等阶級、手工业工人和貧民的利益的；溫和派則代表富裕中等阶級和中小貴族的利益，当他們取得了教会和德国貴族的土地和政权以后，就公开背判，甚至同敌人联合起来攻击泰波派。1434年里旁之役，泰波派的主力被击敗，战事基本結束。此后，泰波派仍繼續作战，不过只是小規模的了，他們的根据地泰波城則坚守到1452年为止。



胡斯运动在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意义上是失敗了；因为农民只是換了新的主人（本国的）；但是作为民族运动来說，胡斯战爭却扫除了德国上层剝削者在捷克的势力，保証了以后一百多年期間捷克完全脫离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地位。从中世紀末期到近代，捷克民族又一再喪失独立，因此胡斯运动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精神在长时期內成为捷克人民反对新的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

伊拉塞克从事文学活动的大部分年代，正是捷克人民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反对暴政和爭取自由运动高涨的时期。爱国主义的激情使他选择了能够鼓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热情的創作題材。伊拉塞克出生在捷克东北部靠近納霍德地区的格罗諾夫城。胡斯战爭时期泰波派曾在納霍德地区活跃。民族英雄事迹一代代地在民間流传，給伊拉塞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为他的創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材料。

如果把胡斯战争及其前后两个时期作为胡斯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那么可以看出伊拉塞克的戏剧三部曲——«楊·胡斯»、«楊·謝日卡»、«楊·罗加奇»——恰好是按这三个阶段来描写胡斯运动的。伊拉塞克选了胡斯运动不同阶段中最杰出的三个領袖作他的剧本的主人公，并以他們的名字作为剧名。

«楊·胡斯»从一开始就以剧中其他人物对胡斯的尊敬和爱戴，使人感到胡斯在反对宗教压迫和民族压迫方面所进行的斗爭的广泛影响及其社会意义。全剧通过布拉格下层市民的苦难，展示出教会的种种黑暗面，教会为了从人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錢，甚至出卖贖罪劵，少一个銅板也不給死人施涂油礼，而牧师們"拿这些造孽錢去吃喝玩乐"，"从中午吃到晚上"；他們还用开除教籍、拒絕赦罪、拷打等残暴可耻的手段来压制任何反抗。宗教的和民族的压迫紧相联系，这一点既表現在教会和布拉格德国执政官对胡斯信徒的严刑鎮压上面，也表現在康斯坦薩德国高級僧侶和德国貴族迫害胡斯的阴謀活动中，最后又在宗教会議中罗馬教廷和德意志皇帝对裁决胡斯的一致态度上集中地反映了出来。作者突出地刻划了胡斯的动人形象。教会对胡斯使用了威胁利誘、禁止传教、开除教籍、以至宗教裁判各种手段，进行了一步紧一步的迫害；但是他在这一切压力下和死亡的面前始終不屈，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作为人民領袖的作用和影响，坚决拒絕撤消他的主张。胡斯同各种敌人面对面斗爭时所說出的





台詞，句句都令人感到大义凛然，热情迸发。团結在胡斯周围的一些正面人物（馬丁、波拉克、赫魯木等等）在宣传胡斯主张或在保卫胡斯的斗爭中所表現的勇敢和坚定精神，进一步显示出胡斯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和他的行动的正义性。在反面人物中，作者勾划了当时反动統治阶級大小人物的群象，揭露了他們那种横暴、残忍、阴险、貪婪、怯懦的丑恶嘴脸。例如剧中的什杰班教授（又名巴萊奇），最初本是胡斯的同学和好友，也曾发誓要为眞理和正义——为宗教改革和反对民族压迫而献身，但到紧要关头，不仅中途退却，而且倒向敌人，成了胡斯最凶恶的敌人之一，旣可鄙又可恨。这些反面人物的行动和他們卑下的精神面貌有力地衬托出胡斯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和爱国者。剧本煞尾，胡斯宣称，自己固然不免一死，但是眞理“将从墓穴里站起来，发展壮大，得到永恒的胜利”；赫魯木等人对宗教会議横暴裁判的憤怒和他們对德意志皇帝的幻想的破灭，都預示了胡斯虽死，斗爭却一定会継續下去。



伊拉塞克所塑造的胡斯的形象是很感动人的，他所描写的以胡斯为中心而展开的捷克人民反对宗教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爭也很有力量。



不过，这个剧本也有着思想薄弱的一面。在中世紀的历史条件下，当时捷克社会的阶級斗爭是隐蔽在宗教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外衣下面进行的；在各种阶級矛盾中广大农民群众同宗教和世俗封建主的对立是主要的矛

盾。伊拉塞克在他这个剧本中旣沒有揭示出这場斗爭的阶級斗爭的性質，也沒有描写农民在这場斗爭中的活动。这样，就使人看不清胡斯运动的历史的本質內容。

«楊·胡斯»写于1911年。当时已經是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是无产阶級社会革命的前夜的时代。伊拉塞克虽然看出了他同时代的捷克資产阶級已經失去了它初期的进步性，但是他始終沒有認識到无产阶級的历史作用。这种世界观的限制，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創作的深度。他仍然是从資产阶級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去描写过去的历史的，这就是造成«楊·胡斯»这个剧本的缺点的基本原因。

中国戏剧出版社編輯部

1960年4月

第一幕人物表

楊·胡斯教授

什杰班教授(巴莱奇人)

依銳博士(波尔人)——主教会成員。

楊·貝克卢——圣伊里教堂副牧师。

依銳——胡斯的学生。

馬丁——学生。

瑪尔嗒——馬丁的母亲。

日夫卡太太(兹德拉兹人)

沃克(瓦尔什坦因人),人們管他叫沃可薩——国王侍从。

翁德瑞·波拉克——裁縫。

貝尔納特——教堂的青年乐师。

赫斯林·斯哈德尼赫——老城的青年市民。

巴維尔——鞋匠。

斯莫拉士

瑪瑞——寡妇。

瑪瑞的第一个女儿和第二个女儿

几个姑娘

两个女人
三个工人
人民

事情发生在1410年的伊赫貌，胡斯的住宅。

第一幕

后面是下兹德拉兹。圣·沃伊介赫教堂墓地的围墙，中間是哥特式圓拱門；上边是带有基督审判图浮雕的三角墙。围墙后面靠左边的角上可以看到部分圣·沃伊介赫教堂。从三角墙向右，在墓地后面是一座不高的钟楼。左边是連在一起的三座普通房子。其中最靠后的一座是学校，它紧靠着墓地的围墙。最前边一座房子的墙角通向左边的一条大街。右前方是两座破房子。在这两座破房子的第二座房子和墓地之間是一条街；在这座房子的第一层有一个寬大的开着的窗子。六月的一个傍晚。

第一場

翁德瑞·波拉克，瑪尔塔，馬丁

波拉克（灰头发）坐在开着的窗子旁边縫衣服。

馬丁　（从中間的房子里向左边走出来）媽媽，再見。

瑪尔塔　（消瘦而忧郁）馬丁，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嗎？

馬丁　我不知道，媽媽，不过，看情形，开会我是要迟到的了。

波拉克 （靠近窗子）馬丁，到什么地方去？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你刚刚到家就又要……

馬丁 到学校去，邻居，突然地召开会議。

波拉克 又要开会，老是会議。你总是停不下来，連說句話的功夫都沒有，更甭提請你給我們这些邻居朗讀点圣詩什么的了。

馬丁 亲爱的邻居，要給你們朗誦，以后要給你們朗誦詩的。我已經說过了，要有一次很好的朗誦，朗誦一本关于眞理和謊言的新書，这是雅古别克教授从威克萊夫① 全集里翻譯出来的。

波拉克 噢，噢，上帝保佑雅古别克教授。他把这些东西翻譯出来，让我們的同胞也能听到用自己的語言講这些書的內容，眞是太好了。我听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鮮。但是那些带着华丽装飾品、拿着鍍金圣水瓶的牧师們却講得平淡无味。柏特勒姆教堂里的圣詩朗誦和講道……

瑪尔塔 在这个考驗的时候，是一种安慰。

波拉克 你刚才說，要給我們讀一本关于眞理和謊言的書。这个眞理是……

馬丁 是講眞正的神圣的牧师和学生們应該过着怎样純洁的精神生活。我們应該从那里吸取灵魂的生机，

① 約翰·威克萊夫（1320—1384）是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就象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輝一样。

波拉克　咳，但是我們能从那里(指教堂)，从我們的牧师身上得到什么可取的东西呢？

瑪尔塔　咳，在罪恶和不公平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現反基督的人。

馬丁　已經有人在叫囂了。

波克拉　什么？

馬丁　大主教要把沒收来的威克萊夫的書燒掉。要发布禁止在教堂传教的禁令。(猛然間)你懂得嗎？这是专門来对付胡斯教授的，为的是要封住他的嘴。这位善良的牧师是受到上帝的感召！

波拉克　这是不可能的。

馬丁　教皇詔書已經准备好了。据說就要公布了。所以我才急着要到学校去，那里正在为这件事开会。但是，他們不敢，就是大主教有教皇的詔書，他們也不敢。

波拉克　馬丁，他們有势力，有很大的势力。

馬丁　但是，神圣的眞理的力量更大。

瑪尔塔　好吧，孩子，去吧，去保卫眞理，反对它的一切誹謗者和反基督的帮凶們去吧。

馬丁　再見，媽媽，再見，邻居。(从右边下。)

第 二 場

瑪尔塔，波拉克，然后是瑪瑞和孩子們

波拉克　这个人，什么样的灾难他都不怕。

瑪尔塔　虔誠的基督徒很乐意承受亲爱的上帝賜予他的这种灾难。今世这样的苦难，会换得来世的永远幸福。

瑪瑞带着两个孩子从大街的右边走上来，在墓地大門旁边停了一下，好象是有点犹豫不决，然后走进了墓地。

瑪尔塔　邻居，你瞧，刷子匠的老婆瑪瑞找牧师去了。一定是她的男人死了。昨天牧师在她家做了祷告。

波拉克　刷子匠家里眞是不幸。

瑪尔塔　刷子匠已經病了很久了，已經是够苦的了。可是这个可怜的女人还得給牧师錢，早上她哭着对我說的。

波拉克　要給牧师錢？这是为什么？

瑪尔塔　給最后涂圣油的錢。不給錢，牧师就不去給病人涂油。这也是她最后剩下的一文錢了。

波拉克　唉，咳，拿圣油卖錢！这簡直是褻瀆神圣。（諷刺地）可 怜 鬼，他也需要这个。他就是拿这些造孽錢去吃喝玩乐，象今天，太阳都要落山了，他們（指教堂）还在大吃大喝；从中午吃到晚上，还来了一些客人。

瑪尔塔　我也看見了。普罗吉瓦牧师到那里去了，他是圣克里門特教堂的。

波拉克　哼，他准不是穿着深色长袍、带着面罩去的，象他經常到柏特勒姆教堂去偵察胡斯教授的时候那样。他把他听到的消息报告給大主教換酒喝，这个可耻的带面罩的家伙。

瑪尔塔　圣伊里教堂的副牧师也到那儿去了。

波拉克　那个肥头大耳的胖家伙，下过地獄。

瑪尔塔　只有基督才下过地獄。

波拉克　这个胖家伙說，他也下过地獄。

瑪尔塔　这眞是褻瀆上帝！

波拉克　对，他要是眞下过地獄，恐怕他——进地獄的門，魔鬼就把他抓住，再也不放他出来。

瑪尔塔　（要走）馬丁会带什么書回来呢？反正他会到你那里去的。

波拉克　要是不去，我就到你这儿来問一声。

瑪尔塔　你来吧！再見！（向左边走进当中的房子里去了。）

第 三 場

赫斯林·斯哈德尼赫，貝尔納特，波拉克

貝尔納特从右边上，从远处小心地看了看波拉克的窗子。当看到波拉克之后，就向右边街道点头示意。

赫斯林　（迅速地上，低声地）在家嗎？

貝尔納特　（退到后边，不讓波拉克看見）在家。正在等他們呢。等胡斯一来，那时候你就会看到，胡斯怎样愚弄这些人。那里的（指着波拉克邻近的房子）那个倒霉的家伙和那个喜欢多嘴的胖子（指左边的房子），还有巴維尔那个拐腿鞋匠（指同一座房子），所有住在下兹德拉兹的人，是全布拉格受柏特姆勒教堂迷惑最深的人！象这样的人，你們老城一个也沒有。所有这些人当中最糟糕的，又要数那个老头子；这个下地獄的异教徒，发疯的蠢貨，他不要工錢，把錢往泥坑里扔。这个人，你馬上就会看到，的确是最坏的一个。还有兹德拉兹的日夫卡太太，她已經講起道来了，还写了信条，你听說过嗎？一个女人竟敢去反对基督！她把信条写好之后，还把这些信条送到兹德拉兹的修道院，让牧师們看看她是怎样維护这个罪大恶极的威克萊夫。

赫斯林　你在这里等着？

貝尔納特　我等一下，不过別让他看到我。他們恨透了我，因为不論什么时候，只要路过那里，我就好好地向他打招呼。向他們来个"噗"，"喔"，或者是向他們吹声口哨，甚至还伸伸大舌头。就象你平时对他們那样，然后，我再給他們唱几句。我要把这些話告訴牧师們，他們一定会笑起来。但是，現在你不要笑，別污辱了你的嘴……

赫斯林　可是，如果他嚷起来……

貝尔納特　那时就往这里跑(指墓地)，一直跑到牧师住的地方去。

赫斯林　(走近波拉克，站在窗子旁)你好。

波拉克　上帝保佑，你好。

赫斯林　我是从罗兹多克来的，我要找一个裁縫，他們要我来找你。

波拉克　你有什么事？

赫斯林　想請你做一条漂亮的裙子，不要很长；要很瘦、很美、并且很短。

波拉克　(干脆地)这样的裙子我不做。

赫斯林　用上等毛料，你懂嗎？短的，要非常合身。

波拉克　带乳垫的，是嗎？告訴你，我不做这种不正派的东西，我不愿意把人們送到地獄里去。

赫斯林　为什么到地獄里去？

波拉克　到地獄里去，为的是要你看看。因为我們虔誠的胡斯教授說，誰要是穿綢挂緞到地獄里去，魔鬼就要把他抓去。

赫斯林　我可以多給工錢。

波拉克　你就是把金子放到我的窗台上，我也还是不做。你記着，从前有个大富翁，穿的是綾罗綢緞，可是后来就到地獄受刑，現在还在受刑。

赫斯林　那么，裁縫是干什么的呢？你坐在这里縫的是什么呢？

波拉克　我縫的是眞正的长袍，这样的长袍才可以御寒，

也可以遮羞。

赫斯林　那样又长又漂亮的外套……

波拉克　（开始縫衣服，唱歌）光临我們之后，基督……

赫斯林　袖子剪裁得奇形怪状的……

波拉克　（走向窗子，尖銳地）修修你的灵魂吧，免得魔鬼纏了身。别再糾纏我了！

貝尔納特　（走近来，傾听着，又往后退，开始象在教堂里的样子唱起来）异教徒子孙們的家譜：魔鬼的儿子。威克莱夫生胡斯，胡斯又生翁德瑞・波拉克裁縫……

波拉克　（突然离开窗戶）哎呀，又是你，你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猛然轉向赫斯林）你認識他嗎？

赫斯林　（故作惊异状）我？我怎么会認識他！我是从罗兹多克城堡来的。

波拉克　反对基督，不信上帝的家伙。是城堡学校的音乐教員，現在又和唱詩班的人一起作卫士。也許你已經听說过，他們一看見有人和胡斯在一起，立刻就把他拉到教会去，无情地痛打一頓。这个可耻的唱詩班的家伙是这帮人当中最坏的一个。他經常到这里的牧师家里去，他管我們这里的那个牧师（带諷刺地）叫“叔叔”。

赫斯林　（不大理会）是米哈尔牧师嗎？

波拉克　唉，你就早不在布拉格了吧？米哈尔牧师前年就跑掉了。是携款潛逃；他拐了国王的錢。

赫斯林　哎喲，拐了国王的錢！

波拉克　拐了国王的錢。据說，这个米哈尔牧师懂得开矿，在叶洛夫为国王管金矿。可不是眞管了，說是还管理得很不錯呢。可是这个布洛德的德国人、米哈尔牧师把錢弄到手上后就把矿給扔下，带着錢，逃之夭夭了。現在住在罗馬，辱罵捷克人，尤其是罵我們的胡斯教授罵得最厉害。还花錢运动告他，誣蔑教授是异教徒，宗教首領們和主教会的牧师們也从布拉格給他送錢。

赫斯林　噢，噢。

波拉克　他給我們这个区留下一个付牧师，这个人过去是个牧师助手。他名字叫布恩克乃希特。

赫斯林　（譏諷地）这一位可不懂得开矿。

波拉克　但是懂得金子和銀子。他硬从人家錢包里掏，銅板也好，一个銅板也好，穷人也不例外。他什么都要錢，懺悔也得要錢，最喜欢在悔罪时捞一把。这不是为了祈禱，而是为了錢，五个銅板，就是"为了基督的五个伤口"。要是你临死的时候不給他錢……

貝尔納特　（又悄悄走近，开始唱）我信威克萊夫，地獄的主宰，捷克人的救星……

波拉克　你怎么又……（从窗口走开。）

貝尔納特　（唱）——他的独生子胡斯，是魔鬼魯茨菲尔的魂变成的，是他的母亲生的……

赫斯林悄悄地笑了笑，小心地离开。

波拉克　（走到街上）你这个杂种牧师，你知道嗎，你这个

私生子，你媽被我們从教区里赶走，在游街的时候，人家都向她吐唾沫、扔泥块。

第 四 場

瑪尔塔和前場人物

瑪尔塔　（在波拉克的話声中上場）唉，又是这个流氓……

波拉克　（对着窗口叫，然后又朝对面房子的大厅叫）邻居們，你們都来看！这个教堂里的厚脸皮又来胡鬧了。

赫斯林退到墓地大門。貝尔特在大門旁，站在赫斯林的前面。

波拉克　这样污辱我們尊敬的虔誠的教授！

貝尔納特　以后你再也听不到他講道了。

波拉克　你是巴不得我变成个聋子，或者哑巴，是不是？

貝尔納特　他就要成哑巴了，不会再講道了。

第 五 場

斯莫拉士，学徒甲、乙，巴維尔鞋匠，
姑娘們，学徒，两个女人和前場人物

斯莫拉士围着一条很髒的围裙和学徒甲、乙从右边房子上。

波拉克　你們听見了嗎？他竟敢說出这样的話来，說胡斯教授不再講道了。

学徒甲、乙笑。

斯莫拉士　这簡直是天大的謊話。

貝尔納特　要查封他的柏特勒姆教堂。

瑪尔塔　要是馬丁在这里！

巴維尔鞋匠一跛一跛地从左拐角的屋子里跑出来，几个娘姑，学徒、妇女甲、乙跟在他的后面。

斯莫拉士　（向巴維尔）他說，他們要查封柏特勒姆教堂。

巴維尔　你听他胡說八道！他把你当成傻瓜。

波拉克　（走近瑪尔塔）可是馬丁也說过……

瑪尔塔　（忧愁地）也許是眞的！

斯莫拉士　（向貝尔納特）那么，是誰要查封柏特勒姆？

貝尔納特　是有权势的人。从現在起，不准到别处去講道。告訴你們，只能在大教堂，你們听見了嗎？在大教堂，只能在这个教堂和修道院教堂里講道，不能在小教堂講道。柏特勒姆是个小教堂……

巴維尔　（憤恨地，譏諷地）啊，想出了这么个鬼主意。

波拉克　这是你爸爸下的禁令。又叫我們去到他那儿去，到他的大教堂去？

貝尔納特　你用愚蠢的补釘补不了它。聪明的裁縫。（对其余的人）是教皇通过主教发布的命令，是教皇自己。

巴維尔　哪一个教皇？教皇几乎成堆了！

貝尔納特　那个眞的教皇，亚历山大。

波拉克　（面对邻居們）就是去年秋天当选的那个？

巴維尔　就是那个教皇发布的禁令？是他？

貝尔納特　威克萊夫的書一定要烧掉……

波拉克　什么！是大主教从教授們和学生們那里搶走的那些書？

瑪尔塔　对，馬丁也这样說。

斯莫拉士　你們听他那一套嗎？不要相信他的話。

学徒甲　我們揍他的脊梁骨。

赫斯林　(对貝尔納特)滚开！

貝尔納特　(对波拉克)噗！(同时作着怪声跑向坟地。)

赫斯林　(对波拉克)我回头再来取这件外套。(笑了笑向墓地走去。)

波拉克　你这个老狐狸，你还同他是一伙！

斯莫拉士、維塞尔拥向墓地大門，巴維尔、学徒随后。

第六場

瑪瑞寡妇，她的两个小女孩和前場人物

瑪瑞带着两个女儿站在大門內。

巴維尔停下。

斯莫拉士、学徒在寡妇旁边走过，往墓地去。

瑪尔塔　(对其他的人)她的男人死了。(向寡妇)你到牧师那里去要求过他举行葬礼嗎？

瑪瑞　去过了。

瑪尔塔　結果怎么样？

瑪瑞　我必須等着，牧师有客人。

波拉克　(对其他的人)圣克里門特教堂的牧师，圣·伊里

教堂的副牧师和柏克卢的牧师。

巴維尔　人家說，連魔鬼都不愿意要他。

斯莫拉士　（和学徒一起从墓地回来）我們滑了一跤。

波拉克　牧师們正在嘲笑我們呢。

第七場

日夫卡太太，前場人物

日夫卡太太从左边上，加入人群。

瑪尔塔　（向瑪瑞）牧师怎么了……

瑪瑞　刚离开桌子到前厅去。紅涨着脸，粗暴地問我要干什么。我对他說，我是来要求举行葬礼的。他接着就問我带錢来沒有。当我开始央求他說，我的最后一个銅板已經給了他的时候，他就对我大发脾气，說这是付的圣油錢，葬礼还得付錢，叫我去弄錢，至少还得三个銅板。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到墓地上去洒圣水……（哭起来。）

瑪尔塔　这是反基督的帮凶！

波拉克
斯莫拉士　是个拿着基督作买卖的人！

巴維尔和其他人　下流！吝啬鬼！

日夫卡太太　亲爱的基督徒，現在对教会来說是应驗了上帝的話：死人要来埋葬了。他曾經毫不知羞耻地夸耀說，他比圣母还要神圣，因为，他要是愿意的

話，可以通过宗教仪式来創造上帝，而圣母才生过一个上帝。

瑪尔塔　唔，这是汚辱上帝！

波拉克　亲爱的邻居們，我們大伙儿捐几个錢給她吧，好計这个基督徒的寡妇……

日夫卡太太　好呵！（从錢包里掏出錢来給寡妇）到鋪子里去，象大伙儿叫他的那样，付給那个凶狠的商人吧。（又添了一些錢）这是給你的孩子們的。

瑪瑞　噢！計上帝保佑你，賜福給你。

日夫卡太太　希望你在痛苦中能安慰自己。

瑪瑞　上帝保佑。（通过墓地去找牧师。）

第八場

前場人物，沒有瑪瑞和她的孩子們

波拉克　日夫卡太太，你安慰了寡妇，但是你自己却同我們一起遭到了不幸，据說，柏特勒姆教堂要查封了，不知这話是不是眞的。

巴維尔　也有人說，胡斯教授不再講道了。

瑪尔塔　还有人說，書也要被烧掉。

日夫卡太太　我听瑞琴女士說，昨天大主教的博士們在他們的会議上这样决定的。

波拉克　据說教皇发布了詔書。

日夫卡太太　他們都这样講，那是他們的一块招牌，不知

道是不是眞的。要是眞的，这个詔書也是用对胡斯教授的誣告和造謠弄来的，要不，就是用錢和礼物买来的。

波拉克　一定是这样。

日夫卡太太　可是頒发詔書的那个教皇已經死了。他已經不起作用了。

波拉克　听說，新教皇是从科息斯地区任命的。

日夫卡太太　考薩，巴尔塔扎尔·考薩过去当过兵，是个杀人犯，是个拿基督作买卖的人，現在竟然成了圣父——約翰二十三世了。現在人們向他下跪，吻他的脚，用最神圣的称号称呼他。

波拉克　这么說，以后还会更糟糕。

日夫卡太太　一定是这样。主教打算怎样对付这些書，已經清楚的很了。

斯莫拉士　（站在大門旁边，向墓地张望）瞧那个圣伊里教堂的副牧师！

波拉克　柏克卢牧师！

巴維尔　又是在东倒西歪地走吧！

瑪尔塔　是他一个人嗎？

斯莫拉士　一个人。

第九場

被人叫做“地獄”的楊牧师，前場人物。

"地獄"穿着漂亮的牧师服，站在大門口，喝得醉熏熏的。

波拉克　你看，他那身值錢的罪恶的衣服！

巴維尔　他喝多了。

"地獄"　（感到奇怪，看了大伙一下）你們挤在这里干什么？在等——等什么？（嘲笑地）基督徒們，你們又挤在一起干嗎？你們还想到自己的小教堂去嗎？現在要查封你們的柏特勒姆教堂了。你們这些迷途的羔羊，还是回到你們自己的牧羊人那里去吧！你們不能再到柏特勒姆教堂去了！

日夫卡太太　（插进来）你怎么能說出这样的話来！

波拉克　你就巴不得这样吧？

其余的人发出一片反对声。

"地獄"　你們不能去了。这样好呀，这样好呀！这样，你們至少是救了自己。要不然，我們——我們就以耶穌的名义咀咒那些去柏特勒姆教堂听講道的人，咒駡那些嘴里高唱："上帝复活"，可是却在这里，就在这里……

波拉克　（猛然）"降临我們吧，期待着的基督"。

"地獄"　在这里，特别是在这里。你們在柏特勒姆教堂唱的什么歌？在那里用粗魯的語言，而不是用拉丁文来講解神圣的秘密。你們这些修鞋的倒霉鬼。神圣的秘密，那是牧师們的事情。是呵，你們不能再唱了。

日夫卡太太　这么說，又得听你的难听的拉丁文了。听你的拉丁文，到眞象是进地獄。

“地獄”　对，你就应該尝尝地獄的滋味——你这个多事的女人。

日夫卡太太　我也想去，可是只有你，你一个人下过地獄。

“地獄”　对——也許你不相信，你这个烂貨，——不过你該知道，我是去过地獄，看到了永恒的苦——苦刑。

巴維尔　（生气地）你什么也沒有看到过。

“地獄”　（叫起来）看到过……（用講道时的腔調）在我看到过的那个可怕的地方，沒有光亮，你們知道嗎？只有黑暗，凄凉和痛苦。我見过火焰河，它那沸騰的波浪，（平常的声調）你們知道嗎？（又用講道的腔調）奔向天空。我看到許多灵魂在那里翻上滚下地受磨难。我也看見了那个跛着腿的英国約翰·威克萊夫教授。

巴維尔　什么？你們听！

波拉克　你胡說什么！

人群騷动，有反对声。

日夫卡太太　别管他，你們听听，这就是虔誠的講道。

“地獄”　眞的，这是我在那里看到的。他写書反对教皇和牧师，因为沒有让他当紅衣主教。

瑪尔塔　撒謊！

“地獄”　（叫喊）这是眞的！那个威克萊夫在我們这里弄出来了多少混乱，多大的糾紛和风暴。为了那个威克萊夫，你們那个胡斯教授和别的教授，还有那个

大胡子耶罗尼姆……

波拉克　住嘴！

巴維尔　不許再說一个字！

“地獄”　(生气）我要說，由于这个无論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跛子的威克萊夫，人民造起反来了，編唱歌子来侮辱尊敬的和虔誠的牧师，到处张貼侮辱性的图画；胡画乱写。那个威克萊夫正在永恒的烈火中受折磨，你們的那位胡斯教授，就是不讓他講道，他将来也得进地獄，哼……

日夫卡太太　要是不听呢？

“地獄”　你們等着瞧吧，到那一天在教堂里点着蜡烛，一讀完宣讀开除他教籍詔書的时候，人們就会熄灭蜡烛，把他摔在地上。

日夫卡太太　(微笑）然后还要下令，不讓任何人同教授說話，不給他水，不給他火。

“地獄”　唉唉，你这个坏女人，你就不怕开除教籍，不怕坏事。輪到你受到开除教籍的痛苦时，你就懂得了。

日夫卡太太　那可以反对。

“地獄”　什么！你——你知道嗎——你認得字嗎？这是多么的可怕；到用三块石头砸你的教授，砸你們胡斯的房門的时候……

日夫卡太太　这表示永恒的詛咒。

“地獄”　什么——什么——这个你也知道——（一下說

出)关于你們的禁令一下来，我們就不給你們的小孩子受洗……

日夫卡太太　你是在宣传地獄。

“地獄”　我們也不給任何人作宗教葬礼……那时候你們那个散布邪說的教授……

日夫卡太太　(激怒了)已經够了，教皇，現在請你住嘴吧！

波拉克　让教授大胆地給我們穷人講主的眞理。

“地獄”　到开除教籍的命令下給他的时候，他就会乖乖地停下来。

斯莫拉士　你要是再說，我們就揍你。

波拉克　給你弥撒錢。

巴維尔　我們馬上給你交什一稅。

工人們　来，揍他！

“地獄”　唔，这是嶄新的学問！好，好。你們瞧吧，跟胡斯一样，你們总有一天会唱完的。(嘲笑地)噢，威克萊夫，威克萊夫，你动搖了不只一个人的信仰啊！

巴維尔　“地獄”，你眞是該下地獄。

大家紛紛同他爭吵。

“地獄”　(狼狽后退)是——是——这是新的信仰……(从右面跑下。)

日夫卡太太　别管他，让他跑吧！

第十場

前場人物，沒有"地獄"

波拉克　就这样的来侮辱我們教授！

瑪尔塔　(忧郁地)他不再講道了。

巴維尔　要查封柏特勒姆！

日夫卡太太　教授不会允許的。一定还会講道。

波拉克　好，我們問問去，我們去問問他自己，让他自己說。

大家　对，对！

我們問問去。

我們去！

波拉克　牧师們，你們听着，教授的这些歌子我們还是要唱！

人們拥向右边。

换　景

在柏特勒姆教堂传教士住宅的二层楼上。后面是朝着街道开的两个窗子。右面，在通到楼下的楼梯口上，有一个厅。在門的附近靠墙的地方是沒有腿的凳子。在它的上面是挂衣服的木衣架。不远的地方有一张桌子，旁边摆着两把椅子。左面有两个門：靠后的是通到传教士房子去的門，靠前的是通到学生听講道的屋子去的門。右面的角上放着一个書台。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第 一 場

依銳，什杰班教授(巴萊奇人)

依銳先在桌子边整理手抄的文稿，然后用繩子把它們扎起来。

巴萊奇① (从右面的門上)你好，依銳。胡斯教授在家

① 捷克古代人名之前往往冠以本人出生地名，在彼此称呼时可以称某某地方的某某人，有时也用地名来称呼那个人。如什杰班教授是巴萊奇人，也就可以称他为巴萊奇。——譯者注。

嗎？

依銳　在下面教堂里作祷告。

巴萊奇　現在，在这时候？

依銳　平常这时候不到哪里去。但是，現在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祷告。愿上帝保佑我們。这个查封小教堂的命令，就是为了查封我們的柏特勒姆……

巴萊奇　（严肃地点着头）这个禁令……

依銳　（急促地）还要查禁威克萊夫的書。噢，他們眞是眞理的叛徒！

巴萊奇　（岔开話头）教授去教堂已經很久了嗎？

依銳　（有点吃惊）是好久了。（又急促地）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巴萊奇教授，不能烧毁这样有学問的人的書……

巴萊奇　（聳肩）大主教有教皇的詔書。他有权。同时神学博士們和教授們都贊成……

依銳　支持最力的就是那个"威克萊夫分子中的鉄錘"，那个波尔博士①，据說他……

巴萊奇　胡斯教授还好嗎？

依銳　很痛苦。觉都不能睡。

巴萊奇　（急促地）不睡觉！

依銳　至少是昨天沒有睡。到深夜还在讀書（指着他的房間）；我坐在那里，抄写威克萊夫的集子，捷克文

① 即依銳博士（参見第23頁注①）。——譯者注。

的，在这里……（指着手稿。）

巴莱奇　給誰抄的？

依銳　給瑞琴女士抄的。已經在催啦，說等不及了。

巴莱奇微笑。

依銳　我抄完的时候已經是深夜了，我熄了灯，教授的灯还在点着。从那个小洞口我看見了光亮。（指着胡斯房間門的下面）我躺下了，但是很久睡不着。脚步声把我惊醒了。我的門（指着自己的房間）稍微开了一点，夜里很热，悶热。脚步声走来走去。誰在这屋子里来回走？我想，“这一定是教授，除了他，还有誰？”我就偷偷地出来看。果然是教授。我看得很清楚，月亮很亮。教授穿着衣服，那时候还沒有睡，在沉思，来回地走着，然后冲着窗戶站着，双手拱在胸前。就那样站了好久好久，他的影子一点都不动。我又回去躺下了，但是一下子还是睡不着。又是脚步声。我自从帮助教授工作以来，这种情况还沒有看到过。

巴莱奇　（严肃地点着头，走到書台旁边，沉思，瞧了瞧書，但是心不在焉，然后又轉过来）这样子，长了不行。（又走动，突然站住）耶罗尼姆教授怎么样？有什消息嗎？

依銳　——正好今天收到他一封信。是布丁的一个商人带来的。

巴莱奇　写的什么？

依銳　他說他坐了牢。

巴萊奇　坐牢！很久以前他在布丁的时候就在国王和宫廷以及主教的面前进行过辯論。是在布丁把他监禁起来的嗎？

依銳　是在那里。他們从布拉格大主教那里接到了信件。我們的大主教在那封信里指責耶罗尼姆教授宣传异教邪說，說他曾对他提出过警告。

巴萊奇　就是根据这封信……

依銳　就根据这封信，匈牙利国王把教授交給奧斯特里赫木大主教，大主教就把他下獄了。

巴萊奇　噢，多么一致啊！他們的势力多大呀！

依銳　耶罗尼姆教授坐了十四天牢。現在又恢复自由了，他准备去維也納，然后去波兰。

巴萊奇　也許还得坐牢。不安分，胆子太大了。

第二場

胡斯和前場人物

胡斯　（穿着深色的牧师服，从右边上）是你呀，巴萊奇！欢迎！你听到了耶罗尼姆的消息。

巴萊奇　正說着哩。

依銳　（朝着胡斯）我去把集子拿来……

胡斯　好吧。

依銳拿起桌上的手稿和挂在釘子上的牧师帽，向巴萊

奇打完招呼，便走了。

第三場

胡斯和巴萊奇

胡斯　我們在想一件事情。

巴萊奇　对。

胡斯　想大主教的禁令。

巴萊奇　我正是为这件事来的，为的是安慰良心。

胡斯　良心？为什么？

巴萊奇　免得以后責怪自己說，我沒有及时提醒你和警告你。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也为了我們。

胡斯　为了我？为了我們？

巴萊奇　現在直接了当地說：你听不听从大主教的禁令？你是不是还要在柏特勒姆教堂講道？

胡斯　你还要問这个？非常淸楚，我不能够听从，不能够，也不允許。我要用語言的利剑繼續战斗。你可不是为这个来的。

巴萊奇　正是为这个。

胡斯　你？巴萊奇，你？

巴萊奇　你这个人眞奇怪！你自己想想，你会弄成个什么样子。也許你已經考虑过，現在还在考虑。夜里你沒有睡觉。

胡斯　唔，依銳告訴你了。我沒有睡，我考虑了，一場

严重的斗爭馬上就要来到，多么大的冲突。我不是个寓言家，我知道你担心我动搖了，思想不坚定了。但是我要作一个牧师应該做的，大胆地宣传眞理。

巴萊奇　你不听从。

胡斯　你能說教皇的規定是合理的？在教堂里竟然不宣传上帝的旨意！这个命令是直接违反新約，所以大主教和教皇我都不能够听从。

巴萊奇　我并不是想叫你从此不再講道，让你这样好的口才长期沉默下去。不是永久，而只是一时，暫时沉默一下，免得发生冲突，然后再跟大主教討論解决的办法，我想他会同意的。如果你現在，今天，明天还对抗，还不听从，那就不可能。那就是明显的对抗。我說的只是一时，只是暫时……

胡斯　（插話）一时？暫时？暫时让步和沉默，沉默的忍耐，这岂不就是同意他們压制神的語言？上帝的語言，应該在人民中間享有自由。我应該对昏瞶的牧师团的虛伪、奢华、驕橫、貪婪、荒淫、捐卖教职和其他的罪恶沉默？就是暫时的沉默我也不能同意。这些都是我一直在揭露和譴責的，为的是我們重新走向耶穌門徒的生活。这就是你所希望和要求的？你？什杰班，你是怎么回事？你不但不維护眞理，反而出卖和背弃它！你是怎么回事？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巴萊奇　你知道我的思想。

胡斯　这才过了多少时候？你跟我一块儿讀威克萊夫的書的时候，你拥护里面的許多文章，甚至他們叫你威克萊夫分子……

巴萊奇　那是在我們教授之間，那是学者們的事情。对于伟大的人都可以講……

胡斯　眞理是对一切人的。那就象太阳一样普照一切。

巴萊奇　但是他們不理解你，不会容忍你的。朋友，这是紀律和教規。反对宗教首領……

胡斯　你不要陷入庸人的恐惧，你是給吓坏了。

巴萊奇　首先是你的問題。

胡斯　不，朋友。

巴萊奇　(尖銳地)你不信？

胡斯　我一点也不担心自己。我首先考虑的是上帝。

巴萊奇　这是对我們祖国的侮辱和糟踏。

胡斯　(活跃地)噢，我是感到自己民族和子孙們的屈辱。但是是誰在教皇那里和別处說捷克国家的坏話？說捷克有异教徒？他們并沒有能够証明这一点。誰是捷克人民和王国荣誉的出卖者？不是捷克人，是主教会和那些煽风点火的牧师們，是他們在罗馬对我进行可耻的誣告。为什么？我就要在他們的眼前安一副鏡子，我要淸楚地指出他們腐化的生活。

巴萊奇　他們进行誣告，那是眞的；但是那里听他們的。教皇，紅衣主教，整个意大利都相信他們。这

个我知道，我曾亲眼看到过和亲身体驗过，这件事你是知道的，象前年在波隆。

胡斯　把你和斯塔尼克扣留在那里。教皇的使节把所有的东西、把馬和錢都搶走。那是教皇的使节巴尔塔查干的，現在，是教皇自己。后来把你們关进监獄里，关进监獄里……，

巴萊奇　(插話) 你在說着反对自己的話。他們把我們关起来，虽然我們是参加比斯宗教会議的代表。他們沒有动别的代表。日尔曼人、法国人、还有其他民族，誰也沒有动他們一下，就是把我們捷克人关到监獄里，因为他們說我們是异教徒。我們在这件事上受到屈辱，我們現在还带着这种耻辱，亲爱的朋友，我們甚至受到鄙視和仇恨。在意大利和日尔曼人那里。

胡斯　(很快地) 日尔曼人是因为去年布拉格大学給我們增加了三票，所以他們在那里排斥捷克人。

巴萊奇　在这件事上他們忘不了我們，特别是你。他們的仇恨……

胡斯　(插話) 那是我們的权利……

巴萊奇　他們还管我們的权利？你从布拉格的大門高高地望远处看，就会看到，我們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再說，其他所有的基督教是怎样看待我們的？他們是些什么人？不仅有粗俗的人和愚蠢的人，也有高尙的人，有很大学問的人，特

别是在意大利。

胡斯　但是眞理中最崇高的眞理，是光明正大本身。你回想回想：你不是說过，要不顧一切人的仇視拥护我嗎？

巴萊奇　但是他們有势力，是多么可怕的势力！噢，你要是亲眼看到我在意大利时看到的那样，罗馬皇帝、英国国王、波兰国王和别的国王的使节对正东教的总主教和紅衣主教是多么的尊敬！教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宗教的首領，是产生一切权力的源泉。各国的宗教首領都团結一致。你看到耶罗尼姆所写的……

胡斯　为了这些，我就应該向不配尊敬的教皇和謊言低头下跪，背叛眞理嗎？

巴萊奇　你要是不听从，你就得跟他們进行斗爭。斗爭的結果又将是怎样呢？将是怎样呢？你考虑考虑教皇和紅衣主教他們的力量。同他們站在一起的还有各国的宗教首領。可是跟你在一起的是誰呢？

胡斯　是眞理。我并不孤立。

巴萊奇　你指望的是宫廷。当一切的压力落到他們头上的时候，他們是否还坚持？你要是不听从，残酷无情的打击就要来了。

胡斯　这个我知道，我也看得很淸楚。昨天晚上我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布告貼到所有教堂的門上，到处是爭吵和控告，威胁只不过是反基督阴謀的开

始，残酷的斗爭就要到来。

巴萊奇　但是，首先感受到他打击的却是我們。

胡斯　你害怕了？你怎么回事？不是为了从他們那里求得一官半职吧？

巴萊奇　我难道是这样的人？即便說我請求授予教职——难道我对这个就沒有权利？难道正当地获得职位是有罪的？

胡斯　（无心地，責怪）也許是为了年俸和收入。

巴萊奇　就說是为了年俸吧！这就跟教职有关。难道这比討好学生，沽名釣誉有更大的罪过嗎？

胡斯　（楞了一下）对，是的，象这样地敌視和嫉妒亲近的人，都是枉費心机的，罪恶的。

巴萊奇　你也許不是这样想！噢，我会嫉妒你！

胡斯　我不愿意猜測是什么在使你动搖。但是我告訴你，你所說的話使我难过，你不是来鼓励我，而是来恫吓我。你的思想所以貧乏，是由于对眞理認識和恐惧这两种力量給你造成的混乱。斗爭一尖銳，你就伸不直腰，就不敢挺身来反对这个世界上的权势，舍弃他們的宠爱。

巴萊奇　我很清楚，人民的好感成了你最大的幸福，你甚至追求殉道者的美名。

胡斯　（看着他，不高兴，但和气地）朋友，你生气了，怒語伤人。（肯定地、坚决地）我热爱眞理，我只为眞理服务。你知道，只要是为了眞理，而不是为了罪恶的

不能实現的欲望，我愿意承受一切。

第四場

依鋭（波尔人）和前場人物

波尔　（五十多岁）上帝祝福你。

胡斯　啊，主教会的牧师，你来看我啦？

波尔　你奇怪嗎？

胡斯　我眞沒想到，波尔博士会来到这里，到这个房子里来，到我这里来……

波尔　这个波尔博士（微笑），“威克莱夫分子中的鉄錘”来了，还带着善意哪！

胡斯　愿善良的人們平安。欢迎你。

巴萊奇　（准备走）朋友，請你从各方面想一想。

胡斯　你尽管呆着吧。（朝着波尔）你要是有什么話要說，就請你毫无顧虑地講吧，就当着这里只有咱們两个人。

波尔　（微笑）你們两个是一个人？

胡斯　現在不是了。談到查封柏特勒姆教堂，巴萊奇倒是跟你站在一起的。

波尔　（朝着巴萊奇）你是我的助手？我听到这話很高兴。

巴萊奇　这是第一次，还是一个很軟弱的助手。

波尔　（朝着胡斯）大主教难以忍受……

胡斯　（迅速地）你是代表他来的？

波尔　他沒有派我来，但是他知道我要来这里，他幷沒有阻止我。他喜欢你……

胡斯　他信任我，他曾要求我向他报告教会的任何罪行。但是有人鉆到他和我之間；由于他們的挑拨，他才坚决地反对我。尊敬的博士，有人仇恨我。

波尔　你是在冤枉他們。你自己——你教的是什么？你講的是什么？……

胡斯　噢，講了，講了——我講的是道！自从我給官員和騎士們、市民和手工业者講道以来，他們一直称贊我。但是一旦我批評到牧师团的腐朽生活，批評他們的罪过……

波尔　难道是为了叫普通老百姓仇恨牧师，污辱他們，用暴力反对他們？这是你所要求的和称贊的？

胡斯　不。我知道，要是再不改正，人民就不会再容忍下去。

波尔　（插話）那就用拳头和絞架来解决，让他們离开自己教区的教堂。

胡斯　为什么牧师們要从那里把他們赶走？难道我能因为人民热爱上帝的話，向往它，向望新的生活，把他們从自己的教堂里赶走？这不光是普通的百姓……

波尔　（嘲笑地）我知道，有鑄錢官大人和他的夫人，有沃可薩大人以及其他的宫廷待从，还有王后。但是这更坏。这会分裂民族的团結。

巴萊奇　正是这一点使人非常担心。

胡斯　民族是会分裂的，我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們知道，象俗話說的，就是不分裂，魚目也不能混珠。(朝着波尔)如果你害怕分裂，那就請你想想，这是誰造成的。

波尔　我不談这个。我是为了别的事来的，来同你談談，告誡你，希望你能听从……

胡斯　(插話)大主教沒有在柏特勒姆講过道，但支持你們烧毁威克萊夫的書籍。是你，圣經会的委員，支持和建議大主教的。还有奈日吉茨博士，布罗德教授，你——主教会的牧师，还有誰——埃里阿教授，你們什么事干不出来！噢，竟把关于邏輯和数学的書烧毁！

波尔　那些書是明显的异端邪說。

胡斯　你想，你們烧毁一两百本書，就能把書里的思想烧掉了？不可能，大主教和你都想錯了。也許会从这里燃起燎原大火，烧到你們自己。关于小教堂的禁令就是为了反对柏特勒姆教堂。但是柏特勒姆教堂享有特权……

波尔　教皇的詔書废除这种特权。

胡斯　詔書是你們用誣告和礼物收买来的。

波尔　楊教授，你說的什么話！

胡斯　从教皇那里收买来的，就是这样。你們公开送給他馬匹、金杯和戒指，送給紅衣主教宝石戒指……

波尔　这是恶意的誹謗。即便这些都是眞的，那禁令也还是需要的。

胡斯　并不需要。我要向新的教皇上訴。

波尔　詔書禁止你这样做。

胡斯　噢，就是連这一点，你們也事先都想好了。

波尔　你要上訴，你就去上訴吧。但是罗馬方面也只会听大主教的話。你有什么办法；你要是現在不听从，那就只有等着教皇到法庭上来給你祝福了。就为这一点，我才来提醒你，警告你。

胡斯　你想这样来威胁我。不可能，主教会的牧师，你吓不倒我。我愿意見大主教，見你們这些博士們和主教会的牧师，我也愿意見教皇，但是……

波尔　但是什么？

胡斯　但是誰能保証我的安全，使我能活着經过德国的地方去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又有誰能保証对我不发生象我的朋友巴萊奇和斯塔尼克在波隆发生的那种事情——不經辯論就把我馬上关进监獄？我不愿白白牺牲自己的生命！

波尔　你要辯論？你不听从教皇的控告？你知道，这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胡斯　开除教籍。

波尔　你要跟圣母对抗……

巴萊奇　我害怕这个結局。我已經警告过朋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望他能冷靜一点。

波尔　还是听从吧！

胡斯　不能利用順从来作坏事。要更多地听从上帝，而不是听从人。

巴莱奇　朋友，你好好地考虑一下。

胡斯　我要継續講道，継續批評，喚醒人民去过新的和正当的生活，正确地闡述基督的教义。

波尔　可怜呀！

胡斯　不，我要是不指出教会的腐朽，我要是不为这些事情难过，不写他們，我要是不維护宣传上帝語言的自由，那我才可怜哩。可是你們却要剝夺我这种自由！

波尔　你想跟教皇斗争，跟整个基督教斗争。这是多么狂妄！

胡斯　絕不是狂妄，这只是服从神的意旨。

波尔　服从？

胡斯　我是服从自己的良心。难道我应該反对我相信的眞理？反对我的良心和信仰？否定它？

波尔　事关教会的尊严和威望！你不听从？

巴莱奇　我請求你想一想。

胡斯　我已經說过了。

波尔　我这趟算是白跑了。但是，将要发生的一切会落到你的头上。再見。巴莱奇教授，希望你能坚持自己的信仰。（下。）

第五場

胡斯和巴萊奇

巴萊奇 （从后面望着波尔，然后又看胡斯。沉默了一会儿）你不能让他这样走掉。他既然来了……

胡斯 （微笑）是奉了大主教的命令来的。

巴萊奇 他們向你伸出了手。

胡斯 （严肃地）他們伸出手来，是叫我否認一切，損害虔誠的人民。

巴萊奇 人民，人民，老是人民！人民就是你的一切，你看不到，你在掉进深渊。

胡斯 （苦笑）你是不会跟我到那儿去的。

群众的唱歌声越来越近，唱：

期待基督降临我們，

主宰世界一切的主人！

让我們在心中启悟，

安詳地等待着你。

巴萊奇 直到現在我还跟你在一起。但是再下去就不行了。我悲伤地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混乱、暴动、一切秩序的破坏，破坏……（沉默，听着）群众来了——啊——唱着你的歌子。一定是到你这儿来的。

第六場

依鋭和前場人物

依鋭 (迅速上)一大群人来了。是在兹得拉兹集合起来的。人群象潮水一样越来越多了。沃可薩老爷也在人群里，他和波拉克走在前头。国王內侍哈魯士也跟他們一起。

巴萊奇 朝这儿来了。

依鋭 为了那个禁令到这儿来啦。他們是想知道教授是不是还講道，柏特勒姆教堂查不查封。

巴萊奇 朋友，在这最后的时刻，請你考慮一下。不能託星星之火变成燎原大火。用你的話把他們約束約束。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講話。你准备給他們講什么？

胡斯 講我給主教团牧师講的。

巴萊奇 那末，再見了。我不愿作你这个点火者的見証人，看着你把一切点着。(朝着依鋭)来給我开开后門。(下。)

依鋭跟着他。

第七場

胡斯，然后是沃可薩老爷、翁德瑞·波拉克、

胡斯　（从后面望着巴莱奇，然后轉向窗口，傾听歌声。沉默了片刻）上帝呀，支持我吧，我要坚持，我将毫不畏惧和动搖地坚持眞理。

窗下歌声：

因为荒淫，魔鬼战胜了世界，

整个罪恶的世界都在毁坏……

沃可薩，花白胡子，五十来岁，健壮勇敢，腰間挂着剑。

日夫卡太太、馬丁、翁德瑞·波拉克同他一起上。

沃可薩　楊教授，教会得意地宣布要查封柏特勒姆教堂。

日夫卡太太　你不再在里面講道了。

波拉克　亲爱的教授，我們非常不安地来到这里，其他的人还在下面不安地等着哩，你怎样决定？

馬丁　教授，你不能听从……

胡斯　我怎么能够听从！你們不要怕。（迅速走到窗口，打开窗子。）

下面的呼喊声。胡斯向他們点头。群众安靜下来。

胡斯　弟兄們，姐妹們，你們知道，我要継續在柏特勒姆教堂講道。我忠实地跟你們站在一起，跟你們一块儿坚持到底。

群众　我們跟你在一起！我們跟你在一起！

沃可薩　（握着胡斯的手）我們跟你在一起！

馬丁　让他們威胁吧！

日夫卡太太　噢，我知道了！

波拉克　（高兴地）他还要讲道！

挤向胡斯。

外面窗下又在开始唱歌：

期待基督降临我們，

主宰世界一切的主人——

第二幕人物表

楊·胡斯教授

什杰班教授(巴萊奇人)

古森普芬尼克——布拉格老城市长。

奥斯华·罗尔——皇帝①代表。

克萊門特
普尔克特 } 老城市議会議員。

彼得·兹莫尔兹尼克——王室鑄錢官。

安娜——他的妻子。

楊(赫魯木人)——国王侍从。

沃可薩——国王侍从。

威　廉
薩維謝
亨萊克 } ——他的儿子。

馬丁——学生。

斯塔舍克——鞋匠。

① 指西祺門一世。剧中有时称他为国王，因为他当时既是德意志帝国和所謂神圣罗馬帝国的皇帝，又是匈牙利国王。——譯者注。

楊——乐师。

瑪尔塔——馬丁的母亲。

日夫卡太太

瓦茨拉夫·迪安姆——神学院院长，教皇代表。

貝尔納特——教堂的青年乐师。

依鋭——胡斯的学生。

翁德瑞·波拉克——裁縫。

馬杜舍克——老城市民。

彼得魯舍——他的妻子。

学生甲、乙

女人

道米尼克派修道士

卫士长

卫士甲、乙、丙

劊子手

劊子手的三个助手

人民

事情发生在老城市議会厅的楼上大厅里和柏特勒姆教堂。时間是1412年。

第 二 幕

在老城市議会楼上的大厅里。后面从右至左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不高的栅栏，栏杆下面是从前厅通上来的楼梯。在栅栏和墻壁之間其余三分之一地方是从楼梯通到楼上的入口处。右面是到議会室去的哥特式的門，門上有布拉格老城城徽。左面是朝着一条小街开的窗子，这条小街从市議会的后院通向老城广場。窗子的两旁安有坐椅。在窗子旁边更靠前一些是一个不大的門。一个七月的早晨。

第 一 場

卫士长，卫士甲，卫士乙

卫士长坐在到会議室去的門旁边的一条长凳上，然后站起来，冲着門走去，傾听。

卫士甲 （坐在长凳子的边上）喂，你在听什么？

卫士长 現在皇帝代表在說話——就是他——在吵哩——現在——这是那个学生。唔，唔，回答的多么尖銳。

卫士甲 怎么不呢，就是在教堂里，他都敢跟講道的人对抗。

卫士乙　（正从楼梯往上走）魔鬼，遭瘟的，这些遭瘟的捷克威克莱夫分子和胡斯分子。

卫士甲　你在咒駡什么？

卫士乙　人又聚积到市議会的前面了。一清早，就有一大群人站在門前面，这一天会成个什么样子啊！我們又要弄得汗流夹背，都是由于这三个該死的不安份的家伙。你瞧，为了他們，人群会冲进市議会里来，把他們从监獄里搶出去的。

卫士长　哈哈，市議員們也关心起他們来了。（指着会議室的門）皇帝代表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审判。

卫士甲　（向着卫士乙）鞋匠已經审判完了，乐师也审完了，現在正在审判那个学生。

卫士乙　还要审問！成百成百的証人都听到了，这些小伙子在教堂里反对講道的人。要是我，我就註他們向着講道台喊：“撒謊！撒謊！你們拿贖罪券作买卖，就是亵瀆圣灵。”

第二場

馬丁，卫士丙和前場人物

馬丁被綁着，从会議室往外走。卫士丙跟在后面。

卫士长　（向着卫士乙）就是他在丁教堂里同講道的人对抗。（向着馬丁）現在你的报应来了。你得謝謝胡斯教授。

卫士甲　(譏笑地)叫他来吧！

卫士乙　你是在給魔鬼服务。

馬丁　不，我是为神圣的眞理服务。这些出卖上帝精神礼物的人都是犹大的子孙。教皇本人也在这样做。难道你們不知道？为了搜刮錢財去打仗，就去卖贖罪劵，让百姓購买死后的天堂，換句話說，就是让人們去自由地犯罪……

卫士丙　(凶恶地朝着馬丁)你又来了？你想传教嗎？(向卫士們)在会議室就想跟議員們爭吵。(推他一下)安靜点！(把他带到靠窗子的小門那儿去。)

馬丁　上帝保佑，你們看一看！(下。)

卫士丙跟在后面。卫士长发笑。

第三場

卫士长，卫士甲、乙

卫士乙　这个人是被蒙騙了！这都是胡斯搞的！

卫士长　还有那个大胡子耶罗尼姆。他在什埋赫夫和瓦莱克酒店里进行鼓动。那个耶罗尼姆煽动所有的人，叫他們到每一个教堂里去反对講道的人。魔鬼又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在波兰呆不下去啦。

卫士乙　他监獄里的那两个同伙怎么样？

卫士长　跟这个大学生一样，頑固不化。

第四場

瓦茨拉夫·廸安姆，还有跟他一起来的
年輕的道米尼克派修道士及前場人物

廸安姆　(在楼梯上走)是在开会，还是一个人都沒有……

卫士甲　(一下子跳到栏杆边，向下望，对楼上的卫士們說)是卖贖罪券的那个神学院院长来了。

廸安姆　(走入)一定要跟他們談談。

年輕的修道士跟在后面。

廸安姆　市长在哪儿？告訴他，教皇代表来了。

第五場

古森普芬尼克市长，皇帝代表
奧斯华·罗尔和前場人物

古森普芬尼克　(在会議室門口)什么事！誰——啊，尊敬的牧师，是你……(走出来)欢迎，欢迎！

罗尔　(手里拿着皇帝的权杖，在他后面)我們刚刚判处了三个图謀不軌的人，他們昨天……

廸安姆　你們想到沒有，在星期天天使日作礼拜时，他們嘲弄我們，把我們当作高利貸者和出卖圣职的人。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在圣父的战

争中做一点微小的貢献，这样就使他們感到好象是亲自参加了圣战。用这样微小的礼物，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寬宥赦免罪过，这件事竟然受到那些人口头的和文字的咒駡和嘲弄。还有文字的！先生們，你們还不知道，被你們监禁的那三个坏家伙还用文字来嘲弄我們。

罗尔　也是在昨天嗎？

廸安姆　昨天。这还不够嗎？現在布拉格簡直不成个样子，污辱我的传单和漫画滿街飞，貼在墙上和門扇上，釘在大門上，教堂里也有……

古森普芬尼克　在哪儿？

廸安姆　在神龕后面的卖贖罪劵的錢箱上，三个教堂：上城堡教堂、丁教堂和城堡教堂都有，在城堡教堂里作得最可恨，竟滿箱子里塞。兄弟，給他們看看！

修道士取出传单。

廸安姆　他們貼在牌子上，用手举着牌子。你看，写得多么难听！你看是怎样开始的：（讀）“魔鬼們，地獄里的家伙，貪婪者……”最后用罪恶的手写道：（讀）“要多相信說眞話的胡斯，不要相信騙人的牧师团！”

罗尔　又是他！

古森普芬尼克　胡斯，老是胡斯，哪儿都是他！

廸安姆　这就是他講道的結果。这（抖着紙）也是！

罗尔　把这张紙留給我吧。

古森普芬尼克　正好。神学博士們和以神学院院长巴萊

奇教授为首的神学院将在这里开会。让他們也看看这张紙。

廸安姆　在这里，在市議会开会？

古森普芬尼克　因为他們在学校里已經不保险。所有的学生都反对他們。

罗尔　胡斯統治了那里。

廸安姆　作为牧师能够这样嗎？教皇是他的圣父，他竟敢反对他，教皇要开除他的。这对圣父是多么大的危害！从前人民可以忍受很大的牺牲，可是現在，經胡斯煽动之后，除了嘲笑而外什么也不愿給。这里一切都是很清楚的。我的生命已經沒有保障。只要我的传教士一击鼓，周围的人就起哄，唱起嘲笑的歌来，这象話嗎？現在甚至要威胁。因此，亲爱的先生們，我是来求你們保护的，給我派卫士吧。

古森普芬尼克　要是这样的話，一定給你派。

廸安姆　亲爱的先生們，对这三个褻瀆神圣的分子，你們可一点都不能寬恕。

罗尔　已經判处死刑。他們是再不会搗乱的了。

廸安姆　就这样，就这样，以儆效尤。

古森普芬尼克　（向着卫士长）准备四名卫士。

卫士长从楼梯往下走。

廸安姆　亲爱的先生們，上帝保佑你們，感謝你們的保护。你們什么时候把这几个搗乱分子交給劊子手？

罗尔　就在今天。

安姆廸　就这样，就这样，可不要延期，不要怕这些被煽动起来的流氓。就是他們敢于进攻你們。

古森普芬尼克　尊敬的同乡，这一点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也知道是誰在煽动他們。

罗尔　这些人，他們把日尔曼人从大学里赶走。現在我們又防碍着他們了。想控制整个市議会，不让日尔曼人在这里。

廸安姆　胡斯……

古森普芬尼克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外面唱：

……每一只山羊都高兴，

只要把綿羊和奶牛給他来献，

只要有全部罗馬的贖罪券……

廸安姆　（害怕地）圣母呀，这就是給贖罪券編的歌子，您知道嗎？

古森普芬尼克　人群正在涌向这里。尊敬的牧师，請不要走大門吧……

廸安姆　（生气地）給我派卫士吧。

古森普芬尼克　卫士已經在下面等着了！叫他把您从小巷子里送走吧。

廸安姆　（匆忙地）先生們，上帝保佑你們。不要給他們吓倒。这三个——他們的罪恶应当受到惩罰！（从楼梯上下去。）

年輕的牧师跟在后面。

第六場

古森普芬尼克，罗尔，卫士甲、乙

古森普芬尼克　想把我們从这里赶走，就是这么一回事，胡斯党要求的就是这个。

罗尔　正因为这样，必須让他們看一看，吓唬吓唬他們。判决必須立即执行。

古森普芬尼克　但是群众还在市議会的前面，还在象烟雾一样地不断增加。

罗尔　我命令他們都走开。

古森普芬尼克　要是他們不听呢？

罗尔　那就叫卫士們用梭鏢去把他們赶走。但是只叫卫士中我們的人去。我不相信捷克的卫士。

古森普芬尼克　(朝着卫士甲)下去，拿着鼓，喊到議会厅前面，再喊回来，叫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穷人富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去，不允許在議会厅前站着一大堆人。这就是市議員严厉的命令。国王要求安宁和秩序，国王命令卫士們对违犯者处以死刑。

卫士甲从楼上下去。

罗尔　(向着卫士乙)到执行官那里去告訴他，要把剑和人随时准备好。

卫士乙从窗旁的小門下去。

古森普芬尼克　走，我們去看看。(轉身向市議会厅的門走

去，这时下面的前庭有声音）是什么！

第七場

日夫卡太太，瑪尔塔和前場人物

日夫卡太太　（在楼梯上）不要阻挡我們，我們要到法庭去，我們要求权利。（出場，拉着瑪尔塔的手）走吧！

古森普芬尼克　你来这里干嗎？你們干嗎？你是誰！

日夫卡太太　寡妇日夫卡和下茲德拉茲的邻居。

罗尔　（微笑）啊，原来是你呢！我們听到过你的大名。你在下茲德拉茲講道。

日夫卡太太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

古森普芬尼克　說吧，你要干嗎？

日夫卡太太　我把这位媽媽带来了，她要她的儿子。

瑪尔塔　我的儿子在这里的监獄里，叫馬丁，是个学生。

日夫卡太太　三个青年人中的一个。

罗尔　你是来給他祝福的？

瑪尔塔　是来給他祝福的！

日夫卡太太　你們已經审判过了！

罗尔　我們已經判决了。判了他应得的罪。

瑪尔塔　祝福？不，我想要监獄里去看他，不光是看他，而且要跟他一起坐监獄。你們要是不放他，就把我跟他关在一起吧！

罗尔　你发疯了？

瑪尔塔　你們为什么判处他們，这样我也有罪。我，我。他說的也就是我說的。

日夫卡太太　还有我。

瑪尔塔　他所作的，也是我愿意作的。我要說，你們听着，我要說，这是可耻的出卖圣职……

罗尔　給我住口！

瑪尔塔　贖罪券是欺騙。我的儿子这样說，我也这样說。我要說，我要呼吁。把我关起来吧。要处死刑的話，我也愿意跟他一块儿去死，跟他死在一起，死在一起……

日夫卡太太　我也要，都要，市議会前面的群众都要。你們問一問他們，他們会象这位虔誠的女人一样，众口一声地这样回答。她的儿子因为坚持了眞理，你們要把他处死。

罗尔　不要說疯話！

日夫卡太太　不光是我說眞話。你去問一問，他們都会涌向你們的，你們的犯人会涨破房子，你們的劊子手太少了。除了你們、你們的同乡、修道士和牧师，我說，整个布拉格都是这样的。

外边有模糊的声音。

日夫卡太太　你們听听。那里的声音，就是我們这里說的話。把青年們給放出来。要不然，就把我們大家都关到监獄里去！

古森普芬尼克　但是，我們要使你这张放肆的嘴和外面的那些人都靜下来。

敲鼓声。

古森普芬尼克　你听，卫士叫他們靜下来。

鼓声突然停止，传来一陣嘈杂声。

日夫卡太太　您听到沒有！人們就是这样听你們的。

瑪尔塔　讓我去見儿子。

罗尔　（很快地走向栏杆，朝下叫）来人！

卫士們一涌而上。

罗尔　带走！

瑪尔塔　只到儿子那儿去，到馬丁那儿去！

古森普芬尼克　（向日夫卡太太）把她带走，是你把她带来的。

日夫卡太太　除非到监獄里去。

罗尔　（向卫士們示意）你們走开！滾蛋！

卫士們抓着日夫卡太太和瑪尔塔，强把她們押下楼梯。

瑪尔塔　反基督的奴才們，把我放开，我要到我儿子那里去。

日夫卡太太　（已在楼梯上）我們还要来！

瑪尔塔　（走下楼梯）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呀！

第八場

古森普芬尼克，罗尔，然后是卫士长

罗尔　要是妇女們都这样发起疯来……

古森普芬尼克　（朝下喊）打鼓的卫士在哪里？

卫士长　（上）他刚一开始敲鼓，鼓锤就被夺走了，一下子就把他挤到門口，人們开始揍他，拳头就象雨点一样打在他身上。

古森普芬尼克　（朝着罗尔）这是暴动。（朝向卫士长）去！

罗尔　用死刑来鎮压他們。

第九場

巴萊奇，古森普芬尼克，罗尔

巴萊奇　先生們，你們好。

古森普芬尼克　我想，外面正在发生暴动，你和尊敬的先生們都不会来了呢。

巴萊奇　他們也許会因为暴动不来了。但是我是会議的召集人，我有責任。

外面有喊声。

第十場

克萊門特，普尔克特，前場人物

克萊門特　（站在会議厅門口，非常激动）你們到窗口看看！新的人群又涌来了，都是大学生，有好几千！（走到大厅里。）

普尔克特　（随后）眞是人山人海！

克萊門特　在游行群众的前面有好几位教授。

普尔克特　前面是胡斯。

巴萊奇　胡斯！

罗尔　（很快地走向栏杆，喊）关上大門！

卫士甲　（在下面）我們已經关上了。

巴萊奇　都是为了这三个不幸的受騙者。

罗尔　都得处死刑。

巴萊奇　处死刑！

罗尔　这样地在教堂里褻瀆上帝，而且不光是用嘴，你看这卑鄙的东西。（把廸安姆传单递过去交給他看）还把它塞到圣維特教堂的錢箱里。

巴萊奇　（很快地讀）啊哈，怎么会不这样呢，有胡斯嘛！

第十一場

卫士长，前場人物

卫士长　（紧张地跑进来）下面大門前的学生和教授們要求进来。

古森普芬尼克　不行。

罗尔　不让他們进来！

巴萊奇　先生們，你們考虑一下吧！就这样簡单地拒絕他們——这样会激怒群众的，最好不要流血。那里有学院的教授們。起碼得跟他們談談。

罗尔　他們会跟那个女流氓一样，要求我們释放这三个暴徒。那会是什么样的談判。

巴莱奇　不要拒絕他們。

古森普芬尼克　尊敬的教授，你能代他們談嗎？

巴莱奇　为了緩和一下情势，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我怕再紧张，再說，你們也不知道他們要求什么。

古森普芬尼克　这倒是眞的。（朝着罗尔和其他人）听听他們的意見是可以的。

罗尔　但不是全体，只要一个，（带着讖笑）比方胡斯。这样就等于都来了，他可以代表几千人說話。

克莱門特　好。

普尔克特　就是他。

古森普芬尼克　（朝着巴莱奇）教授，你听到沒有，只要胡斯一个人。

巴莱奇点头。

古森普芬尼克　（面向卫士长）去，先把胡斯教授放进来。

卫士长下。

第十二場

除卫士长外，全部前場人物

古森普芬尼克　（向着巴莱奇）这次見面，你可沒有想到。如果愿意請你到会議厅里躲一躲。

巴莱奇　（苦笑）你以为我要躲着他嗎？我怕見他嗎？这个时候，正应該在这里；正是这个时候，我倒愿意跟他談談。請允許我留在这里。

古森普芬尼克　你要是不走，那对我們来說就更好。

外面有叫喊声。

罗尔　你們听，那欢呼声。他們胜利了，他們逼着我們听他們的。眞发疯了。

古森普芬尼克　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胡斯身上，寄托在他的口才上。

罗尔　但是这里不是伯特勒姆教堂。

下面前厅有驅嚷声。

克萊門特　来啦！

普尔克特、罗尔走向拦杆，朝下看。

第十三場

胡斯，前場人物

巴萊奇站在大厅入口处的前面。

胡斯　巴萊奇，你在这儿！我头一个就看到你！

巴萊奇　在学院里已經沒有我們这些神学家的地方了，我們的神学院只好在市議会聚会。

胡斯　沒有你們的地方！是你們自己把自己排除出去的。

巴萊奇　我們怎么能够在那里跟你們呆下去呢？那里进行着大辯論，把教皇說成是反基督的。你知道得很清楚，雅古别克就是这样說的。但是誰也沒有响应他。我們是不会被吓倒的。

胡斯　(吃惊地)吓倒？誰吓誰？

巴萊奇　大学士和学生們。这些人叫喊着，威胁着我們。(譏笑地)現在教授和博士們要在大学士和学生們的手下和紀律下生活。

胡斯　他們威胁你們了。他們只不过跟我們一样，只是要求你們証明，为什么要辱罵我和我的朋友們。对这件事，他們跟所有善良的基督徒一样，是十分憤怒的。現在把神的恩賜当貨物一样地出卖，牧师們欺騙人民，叫人民出錢来帮助教皇打仗，来流基督徒的血。象很早以前我在圣米哈尔教堂和别的地方講道时說的，宣传贖罪劵是明显的欺騙。

巴萊奇　这个我是可以想到的。难道因此我就应該称贊污辱神圣教堂的行为，散发这样的传单？(轉向罗尔。)

罗尔递給他传单。

胡斯　(看了一眼传单，然后又还給他)这就算是污辱嗎！这是老百姓对牧师們很好的警告，叫他們不要撒謊。这就算是污辱教堂？但是牧师們自己和他們的学生在教堂里把他們的反对者拳打脚踢，打耳光，蹧蹋得不成样子，使教堂浸透了血。象在上面的城堡和下面的圣母斯涅日娜教堂干的那样，难道这不是污辱教堂？为什么要在神圣的地方放着箱子，用騙人的贖罪劵来捐募罪恶的錢？这难道不是把祈祷的地方变成了匪窩嗎？

巴萊奇　但是你忘記了在圣斯杰班教堂所发生的事情。

当传教士开始宣布你被开除教籍的时候，四五个人手里拿着武器，要用亮閃閃的剑刺杀传教士！

胡斯　那是因为他們誣蔑我为异端。

巴萊奇　这个不对。你早就拥护威克萊夫和四十五条信条。現在为什么又重新提这些被唾弃的东西？

胡斯　我的朋友，一年前在学院的教授会上，你还把威克萊夫的書往桌子一扔，向教授們說，誰要起来反对这本書中的一个字，你就起来跟他辯論。

巴萊奇　今天我的看法变了。还是先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比錯誤地坚持好得多。那一次只不过是教授們之間的爭論，沒有任何反对教皇和教会的地方。教徒們沒有权利充当教皇的审判者，而是应該听从他的命令。

胡斯　教皇的命令要是符合耶穌圣徒的教义，就听。不然就不听。出卖贖罪券就不符合圣徒的教义。

古森普芬尼克　現在在布拉格都很驕傲地这样講，特別是在宮廷支持他們的时候。

罗尔　象去年在大学里反对日尔曼人一样，那时你給布拉格城造成难以弥补的損失。

胡斯　誰把日尔曼人赶走了？是他們自己驕傲地走的。談到損失，那是人民忍受很久的損失了，你还不知道嗎？

巴萊奇　对与不对，你得先到罗馬去，因为你不听从教皇而受到控告。

胡斯　巴萊奇，你这样說，就是完全出于恶意。你是知

道的，如果我的生命和自由得到保障，我是愿意去的。但是你知道，由于友誼充当过我的代訴人的楊，春天去到那里之后，他們不許他說出一个替我辯护的字来，就立刻把他下到监獄里，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当他逃跑之后，就把他开除教籍，現在还在意大利到处受迫害。这就是我的代訴人的下場。要是我，会成什么样子，也許我連想都不敢想了。你知道，在德国什么在等待着我，他們希望我永远沉默下去，这样好註布拉格的修道士和牧师們高兴高兴……

巴萊奇 （插話）叫我高兴？（譏笑）沒想到我接受牧师职位竟犯了这样大的罪。

胡斯 你对我究竟有什么要求？

巴萊奇 議会厅前面的那些群众……

罗尔 城市里騷乱和不安。

古森普芬尼克 十四天前的游行是空前可耻的游行，那是国王最高侍从官沃可薩先生和布拉格大学的耶罗尼姆教授組織的。多么可耻，把学生装拌成妓女的样子坐在馬車上在城里游行，在他的身上挂上一张紙，当作教皇的詔書。学生和青年們的游行队伍叫着喊着，用車拉着一个异教徒头子的詔書。非法游行队伍在大主教的宮旁走过，經过广場，围着我們，围市議会示威。註我們看，註我們听，叫我們生气，以后又在騾馬市把詔書烧掉，呸——

呸！

罗尔　現在学生和貧民很明显地在准备暴动。

巴莱奇　你坐在車上，把車子赶起来，車子从斜坡上急馳而下，这要撞坏一切的！你怎么样刹住它，在哪儿刹住它？你怎样熄灭自己点起的火？

胡斯　上帝啊，好象这都是我的罪过了。群众到你們这里来游行，是我的罪过；所有热爱眞理的人燃起神圣的怒火，也是我的罪过。我点了火，我——朋友，不是我，先生們，不是我。火是从别处燃烧起来的，这个火很久了。在燃烧，但是，你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在那里，是在偏僻的乡村的传道士那里，是在庞大的修道院里，是在牧师奢侈的住宅里，是在主教的宫廷里，在那里可耻地焚烧着有惊人智慧的書籍，同时还鈡声齐鳴，唱着“你呀，上帝！”在那里，人人都在作买卖，一切都出卖——教区、主教职位、年税、还有宗教仪式和圣恩。那里什么都出卖，从最小的修道士到最高的宗教职位！

巴莱奇　对这些进行宣揚和誹謗的人的动机，是为了討好百姓，为了贏得他們的欢呼和称贊，为了討好群众，就象你所作的。

胡斯　我只是在尽我的責任。为了这个，我得到的是憤怒和仇視。我是要討好百姓……

巴莱奇　你追求这个。但是在你破坏紀律和教規、破坏教会命令的时候，你不要拿神圣的眞理来作自己的

招牌。

胡斯　正是神圣眞理的反对者和破坏者才干出这种事来，你倒是很明显地加入了他們这一伙。

巴萊奇　我应該跟你在一起？連老朋友你都要赶走。比如斯塔尼斯拉夫，还有布罗德和其他許多人。你自己明白。

胡斯　我沒有赶他們，我对他們还是忠实的。但是你却否認了你从前所坚持的和拥护的东西。你諂媚教皇，向謊話求救。很遺憾，我必須这样說。巴萊奇是我的朋友，眞理也是我的朋友，两个都是朋友，但是把光荣献給眞理是高尙的。

巴萊奇　你說了，不要友誼！你要的是敌視和斗爭。

胡斯　我不需要当权者的宠爱。

巴萊奇　又在进行誹謗。先生們，你們都听到了。你是会認識到当权者的，你是会感觉到他們的手的。

胡斯　你也在威胁。我要坚持，我敢于反对一切，流放和死亡、都在所不惜。

巴萊奇　你是个疯子！你不是在毁灭自己，就是在沽名鈎譽，但你至少不要使别人流血。由于你，今天这三个被你蒙蔽的人就要流血。更多的血还要継續流。你是不見棺材不下泪的，在死亡的面前才回头！（憤憤地走进会議室去。）

第十四場

除了巴萊奇以外，前場人物

胡斯　（看着巴萊奇，嘆了一口气，然后又轉向古森普芬尼克和罗尔）他說，今天要处死这三个年輕人。

罗尔　是的；已經判处死刑了。

胡斯　我正是为了他們，才到你們这里来的。

古森普芬尼克　你有什么要求？

胡斯　我要求的，也就是整个布拉格所要求的——要求你們把他們释放。

罗尔　尊敬的教授，我很奇怪，你要扑灭你自己点起的火焰。

古森普芬尼克　是造反……

胡斯　你們要是放了这几个青年人，人民就会安靜下来。

罗尔　怎么能让法律和正义遭到任意践踏！犯了罪，就必須受懲罰。

胡斯　但是究竟是誰把他們激起来的？要不是出卖贖罪券……

古森普芬尼克　我們不是在这里討論贖罪券，我們不知道这些事。我們只知道这几个青年人反对传教士，侮辱教堂和迫害虔誠的教徒。

胡斯　好吧，你們就把我抓起来。因为是我，是我的講

道激起他們这样作的。我是第一个原因。我在这里，你們把我关起来吧，审判我吧！但是，你們把这些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神圣的憤怒的人放掉吧！

罗尔　不可能。

胡斯　你們要残酷地报复。但是我不愿意說，是由于我，你們才加紧迫害他們。不过你們可要考虑考虑。你們这样做，要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他們在那里会动起来的，是不会让你們把青年人弄出去处死的。你們审判我吧，我是坚决坚持这个的，我在这里，我要求。

罗尔　审判你不是我們的事情。

胡斯　你們不愿意？

古森普芬尼克、罗尔沉默。

胡斯　我假如回去，在議会厅前面宣布，說你們要进行无情地鎮压，你們想群众将会怎样……

罗尔　你想用威胁来吓唬我們。

胡斯　我不是威胁，我只是警告。被激怒的人民会怎么样，你們是知道的，到那时候，我和任何其他人都阻挡不住，只要外面冲击的鈡声一响，卫士和大門都救不了你們。請你們相信，我不是担心这一点，使我担心的是当市議会的大門被打碎，鉄皮都弄掉了，从窗子和屋頂上冲进去，占据了市議会，然后自己开始审判起来。你們可不能让他們这样做。

古森普芬尼克　这倒是真的，那些人是会变得象一群发了疯的野兽一样，会使无罪的人付出生命的。这(向

地下看了一眼)，这——(看罗尔一眼)为了城市的安靜……

罗尔　(插嘴)取消判决是不可能的。

古森普芬尼克　誰也沒說取消它，只是等一等。

胡斯　释放他們吧。这样作，你們就是聪明的。

罗尔　在外面的叫嚷下，馬上就放……不……

普尔克特　不能允許他們这样做。

古森普芬尼克　教授先生，緩期执行就已經很够了。

罗尔　明天。

胡斯　那我就走了。我要求宽恕。国王一定会寛恕的。你們等一等，等国王回来，再过两天，他就会回来的。現在請你們先寛恕一下。

罗尔　(皺着眉头，突然故意地看了市长一眼)好，現在我們等着。暂时寛恕他們一下。(向胡斯)虽然我們不愿意，我們現在还这样做了。但是，尊敬的教授，你也得有所表示。让市議会前面的人都走开。

胡斯　你們得給我們保証。

古森普芬尼克　就象皇帝代表所說的，我們都同意他的意見。

普尔克特　就这样。

克萊門特　一定这样。

古森普芬尼克　請走吧，尊敬的教授，让学生們都安靜下来。說說他們吧。

胡斯　用你們的話去說。在国王未回来之前，希望你們

能緩和緩和自己的怒气和报复的要求。国王和王后都不会肚无罪的人流血的。(下。)

第十五場

除了胡斯以外，全部前場人物

罗尔做鬼脸。

克萊門特走向栏杆，看着胡斯。

普尔克特　眞的，我們应該审訊他，把他关进监牢，一切事情都是从他那个柏特勒姆教堂里惹出来的。直到現在还留着——应該把那个教堂查封。

罗尔　这一天也会到来的，一定会到来的。

克萊門特　他的势力很大。

罗尔　(譏笑地) 到那时候，他会用这种势力来为我們服务。

外面叫嚷着。

罗尔　你們听?

古森普芬尼克　在向他們講話。

克萊門特　好象正在散去。(退到議会厅去。)

普尔克特跟在后面。

外面有歌声，但是很快就远去了，慢慢地听不見了。

古森普芬尼克　(注意听)正在走。

罗尔　(譏笑地)他受騙了。

克萊門特　(返回来) 走了。教授們走在前头，学生和老百姓跟在后面，黑鴉鴉的一大群。

古森普芬尼克　巴莱奇教授哪里去了？

克莱門特　愁眉苦脸地坐在墙角里，低着个头。

普尔克特　（返回来）下面的人正在走散，围着 胡 斯，广場已經空了。

罗尔　（走向栏杆，朝着下面叫）弗伦茨林！

古森普芬尼克　你打算干嗎？

罗尔　你們說干嗎！

第 十 六 場

卫士长和前場人物

卫士长走进大厅。

罗尔　叫劊子手把三个犯人带来。

卫士长从小門走下去。

普尔克特吃惊。

克莱門特微笑地点着头。

古森普芬尼克　你太急了。也許人还沒有走完。

罗尔　这时候正好。这时候誰也不会想到。

古森普芬尼克　考虑考虑！

普尔克特　要是这样……

罗尔　不用假設，不說空話，要的是行动。既然判决了，就一定要执行。

卫士长　（走回来）犯人带到了。

罗尔　士兵都准备好了嗎？

卫士长　馬上就好。

罗尔　一半人拿矛，一半人带弓，准备好。

卫士长　是。

罗尔　但要选我們的人，只要我們的人，我不相信捷克士兵。

卫士长　一个捷克兵都沒有。（下。）

第十七場

馬丁，斯塔舍克，楊，劊子手和他的三
个助手，还有巴莱奇和前場人物

劊子手从小門走进来。馬丁、斯塔舍克、楊捆着手，跟在劊子手后面。劊子手的三个助手跟在他們后面。

罗尔　由于褻瀆上帝，你們被判处死刑。

斯塔舍克打哆嗦。

楊低着头。

馬丁昂首站着。

罗尔　（对着劊子手）我把这三个青年人——乐师楊、鞋匠斯塔舍克和大学生馬丁交給你。

巴莱奇当他們說話的时候，他正站在会議厅的門口。

罗尔　（对着劊子手）要是你們无法走到刑架底下，可以就在走向广場的路上随时把他們处死。

巴莱奇大吃一惊，仍退回会議厅。

斯塔舍克　（警告地，勇敢地）为了上帝，先生們，你們得多想一下。我們是不会死的。你們要后悔的。

馬丁　讓他們喝我們的血吧！弟兄們，我們将一块儿去見上帝，我們将愉快地死去。噢，我的媽媽呀！

古森普芬尼克　（情不自禁地）好，你現在知道叫她了，她刚才来过啦。

馬丁　（强烈地）但是她不是来恳求的！

古森普芬尼克　想跟你一起去死。

馬丁　啊，感謝上帝，我将为神圣的眞理而死。（用激动的声音唱）

听吧，神的战士們！

斯塔舍克
楊　（插話）請你們准备战斗吧！

罗尔　（对劊子手和他的助手）快点，赶快走！（用权杖打着劊子手的助手們）快跑，馬上弄到市議会前面去，好好地給他們脫光，不要耽誤，快去！

劊子手、劊子手的助手抓着犯人，往下带，犯人从楼梯往下走时，还在唱着。

第十八場

古森普芬尼克，罗尔，克萊門特，普尔克特

古森普芬尼克　（不安地嘆了一口气）我眞不知道……

普尔克特吃惊地轉向会議厅。

克萊門特　你也許会怜憫他們的。

下面响着低沉的歌声：

感謝上帝賜予安靜，

你們勇敢地唱吧——

罗尔　这些异教徒要进地獄了，还在唱歌——停了——已經沒声了——（用袖子擦額）任务已經完了。怜居們，都来吧。

換 景

在柏特勒姆教堂里。在哥特式門的后面。門的左面是哥特式的窗子。門的右面沒有窗子，在角落的地上有一塊石板，它盖着三个死难青年的墓。舞台的中間是两个哥特式的柱子，这两个柱子是第一排五个柱子中的两个，在这几排柱子中有三排柱子的上面带有圓拱。教堂被分成四部分，在舞台上只能看到靠門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部分。供桌和講教台在左边，但是看不見直通到它們左后方的圣器室。教堂的門开着。十月里的一个黄昏。

第一場

馬杜舍克，彼得魯舍

馬杜舍克　（是个白头发的老人，站在門旁，看着彼得魯舍）彼得魯舍科，① 就在这儿，在門左边的墻角里，他們就安息在那里。

彼得魯舍　（老年妇人）是那三个青年人。

馬杜舍克　神圣的，彼得魯舍科，你該說，那是三个神圣的青年人。当他們血淋淋的尸体从广場抬到柏特勒

① 彼得魯舍的爱称。——譯者注。

姆教堂来的时候，那位教授贊誦他們是神圣的。我們在这里祷告，让上帝保佑你，在这种不幸的日子里給予我們力量。現在主教查封了教堂，甚至于还想把这个小教堂給毁掉！呵，天啦，天啦！这些日尔曼人和他們的帮凶，象大家所說的，还有皇帝代表和市长。彼得魯舍科，怎么啦？等一等，我告訴你，你看，我就是站在那里(指着左边)，更靠左一点挨着柱子。教堂里人滿滿的，正在作礼拜；人們都穿着盛装来作礼拜。

彼得魯舍　你也挤在里面嗎？

馬杜舍克　我站在更靠左一点，挨着柱子，听着虔誠的胡斯教授講道，忽然外面騷嚷起来，教堂里也有喊声，說日尔曼人进攻教堂了。教堂里馬上乱了起来，年輕的男人都拥到門口，冲出去保护柏特勒姆教堂。

彼得魯舍　上帝呀，上帝呀，馬杜什廉①，你呢？

馬杜舍克　我这个老头子，人家都不挤我。我的气都沒了，那时我想起了你。彼得魯舍科，在那紧张的时刻要是你——上帝呀。但是感謝上帝，情势緩和了下来，恶棍們被赶走了，柏特勒姆教堂保护住了。要是把教堂給我們查封了，我們真会連祷告的地方都沒有。

① 馬杜舍克的爱称。——譯者注。

彼得魯舍　不註作礼拜，我們会感到难受，不作弥撒，我們怎样活下去啊！

馬杜舍克　彼得魯舍科，所以我們要祷告祷告，使我們能够象那三位青年人一样。来吧，——到这里来（站在石板旁）——他們安息了——我們祷告吧。（跪着，嘆着气）神圣的上帝啊……

彼得魯舍　可怜的人——他們的媽媽碰上这种日子，唉，上帝呀……（跪下，开始祷告。）

第二場

依鋭和前場人物

依鋭从圣品所走出来，手里拿着一盞教堂的灯，看見两位老人，瞧了他們一眼，从柱子旁边走到左前方。

第三場

学生甲，然后是学生乙和前場人物

学生甲走进来，一直走向死难青年的墓前，帽子拿在合着掌的手里，站着，虔誠地靜默。

学生乙　（急忙地走进来，站在門中間，四面张望，看到学生甲之后，馬上走上去）咱們快走！

学生甲　怎么回事？……

学生乙　在圣菲力浦教堂，流氓們正在集合，他們想破坏

邻近的柏特勒姆教堂兄弟的葬礼。

学生甲　我們怎么办？……

学生乙　到死者家里去。沃可薩就来，他說，还有其他的国王侍从。要是牧师們不給葬，我們就来葬。

学生甲　走吧，走吧！（跑出去了。）

学生乙跟着他。

第四場

馬杜舍克，彼得魯舍

彼得魯舍　（吃惊地听着两个学生的談話）你听到了嗎？馬杜什庫，这儿来吧，要发生事情了。这儿来吧，我們可千万別攪进去了。你会被人撞死的。哎呀，我的上帝，連死人都得不到一点安宁。胡斯教授把我們要領到哪儿去呀！

馬杜舍克　彼得魯舍科！什么？你在說什么？住嘴吧，別冤枉人。他把我們領到哪儿去了？哪儿也沒有領。

彼得魯舍　領了。弄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鉀声，早晨、中午和晚上你都听不到鉀声。教堂查封了，連懺悔和入教都不行，不給任何人主持結婚，不給小孩受洗……

馬杜舍克　孩子和結婚都可以等一等。

彼得魯舍　死人可不能等，还有害病的……

馬杜舍克　彼得魯舍科，你动搖了。

彼得魯舍　你就是一个不动脑子的人。馬杜什庫，你只要想想病的时候，我要是躺下了怎么办？再說，要是病重了，你就該想到死。不做礼拜，不忏悔，沒有临終的涂油仪式就死去，（越說越难过）带着罪死去。胡斯教授就把我們弄成这个样子？

馬杜舍克　（生气地）在这里你别給我說这些話！这是柏特勒姆教堂，彼得魯舍科，你听見了嗎？不要說了，要不我可就要生气了……

彼得魯舍　唉，这就要生气。神圣的上帝呀，你要生气，……那我呢？……

外面有沉悶的声音。

彼得魯舍　馬杜什庫，听見了嗎？上这儿来了，会碰倒你的……（拉着他的手，走向門去。）

馬杜舍克　把胡斯教授留下吧——这是个神圣的人，彼得魯舍科——这个人……（同彼得魯舍一块儿走出去。）

舞台上片刻无人。

第五場

依銳

依銳返回来了，手中沒有灯。

外面从右方传来模糊的歌声。

依銳往門外望，然后从左面走到圣器室。

第六場

一群人，然后是貝尔納特

人群从右面涌上来，停在門前，唱：

請一切神圣的人們都来到，

好把那柏特勒姆教堂毀掉……

呵呵大笑声，叫嚷声，这群人跑掉了。

貝尔納特从右面走来，停在門口，往里走，小心地四面张望，慢慢地往里走，又四面看看，然后在左前方消失。

第七場

日夫卡太太，然后是依銳

日夫卡太太走进来，四面看了一看，想从左面到圣器室去，这时正好依銳从那里走来。

依銳上。

日夫卡太太　又在你們这里唱那些侮辱性的歌子。

依銳　公开的进攻失敗了，就想用歌子来安慰自己。

日夫卡太太　（譏笑地）教皇的詔書中可沒有毀掉柏特勒姆教堂这一条。把市議会給他們留下，皇帝代表和市长可眞是暗中高兴。多么可耻的行为。乡亲們連个灶和猪圈都不毀坏，难道还会贊成他們毀坏教堂。

依銳　不遵守自己的諾言，堂堂的教授們說話不算話，他

們可耻地欺騙了他。

日夫卡太太　你相信，他們是不会甘休的。一定又在秘密制造反对教授和教堂的阴謀。这样晚了，你应該把教堂的門关上。

依銳　教授不允許。他說，布拉格的教堂都关了，至少也該讓虔誠的教徒們有这么一个教堂。克里什坚教授也提醒过他了……

日夫卡太太　他怎样說……

依銳　他說，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拒絕帮助受苦难的人。

日夫卡太太　你几乎难以相信，人会变得这样坏。你想想巴萊奇。你也許听到过，他在哈維尔教堂是怎样講道的：他說他信仰威克萊夫，宁愿为他而死。但是象你們看到的，他对三个青年人和其他的人却說，他們是自己找死。他就是这样地嘲弄了馬丁的母亲和到市議会門前請愿的我們大家。讓他們审判我們吧，把我們也交給劊子手吧。

依銳　馬丁的母亲每天还到市議会去？

日夫卡太太　她每天都到市議会前面去。

依銳　她一到这儿来，（指着墓）就跪在儿子旁边。

日夫卡太太　但是她并不哭。

依銳　是的，她不哭，只是靜靜地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日夫卡太太　教授怎么样？

依銳　他就象暴风雨中的松柏。这是多大的反对和侮辱！

但他并不感到难受。禁止传道的命令使他难以忍受，因为布拉格人都在为他而經受考驗。

第八場

翁德瑞·波拉克和前場人物

波拉克走进来，四处张望，向左面走去，好象在寻找什么。

日夫卡太太 你找什么？

波拉克 （低声地）只是你們在这里？沒有别人？

依銳 只是我們。

波拉克 圣器室里有什么人嗎？

依銳 我刚从那儿来。那儿誰也沒有。

波拉克 現在得搜查一下，有人藏在这里。在这里，一定在这里。

日夫卡太太 誰？

波拉克 （小声地）貝尔納特，那个流氓。

依銳 你怎么知道的！

波拉克 我亲眼看見这个流氓鉆到这儿来了。（对着日夫卡太太）就从你前面这儿进来的。象个小偷一样鉆进来了。我等着，只要他一出来……

日夫卡太太 你想，这家伙会干出什么事来？

依銳 什么！

波拉克 或者是烧教堂，或者是……

日夫卡太太　杀害教授。(向着依銳)来，我們搜查一下。

波拉克　不，太太，你站在这里。要是他冲出来，我怕捉不住他。

依銳　好，你等一等。(走向左前方。)

第九場

日夫卡太太，波拉克

波拉克　这个坏坯。

日夫卡太太　問題不在这里。这些流氓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他們就是想要把柏特勒姆的传道者害死。等等——靜——听！(后面的左边沙沙地响，然后噗通一声。)

依銳　(在幕后)好，你在这儿，狗东西。你在这儿干嗎？出来！給我出来！

第十場

依銳，貝尔納特和前場人物

依銳　(押出貝尔納特)到这里来，到亮处来！

貝尔納特　干嗎抓着我不放？

日夫卡太太　果然是他！

波拉克　我巳經說过了。

依銳　你在这里干嗎？

貝尔納特　你說在教堂里干嗎？

依銳　你干嗎藏在黑角落里的凳子底下？（对着日夫卡太太和波拉克）他弯着腰躲在那里象个凶手。

日夫卡太太　你是来杀害教授的嗎？

貝尔納特　（想掙脫）把我放开，要不然……

波拉克　（抓着他的另一只手）我們把你捆起来。

依銳　你是想放火。

貝尔納特　（譏笑地）搜搜我的口袋，看看有沒有点火的东西。

依銳　供桌上就有火。

波拉克　那么，你是来偷东西的？

貝尔納特　我宰了你！

第十一場

胡斯和前場人物

胡斯　（从圣室器走出来）依銳，什么事？你跟他干什么？唔，日夫卡太太。

日夫卡太太　他偷偷地溜进敎堂里来了。

依銳　藏在这里。

胡斯　（向着貝尔納特）你是誰？

波拉克　这就是那个最坏的卫士，他和唱詩班的学生一起在城堡逮捕我們的学生，鞭打他們，唱着侮辱性的歌曲来誹謗你。

胡斯　（向着貝尔納特）你为什么藏在这里？誰惹着你了？

貝尔納特　（仇恨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冷笑）你还問！

胡斯　放开他，让他走吧。

依銳　但是教授！

波拉克　为了上帝！（放开貝尔納特。）

日夫卡太太　他不会給你好报的。

胡斯　（对着依銳）放掉他。

依銳放开貝尔納特。

胡斯　（对着貝尔納特）去吧，你要記住上帝的教誨。

貝尔納特　杀死被开除教籍的异教徒是不会有罪的。

日夫卡太太　自己承認了！

胡斯　别管他，他在发昏。

貝尔納特　你才在发昏哩，你是被开除教籍的异教徒。

（下。）

第十二場

除了貝尔納特以外，前場人物

日夫卡太太　教授，你的好心受到恶报。

波拉克　还会来的。

胡斯　我要注意。

貝尔納特在外面唱：

啊，可怜的笨鵝，

你从哪里鉆出来的？

你好象是从地獄里，

飞到了捷克。——

日夫卡太太　咳，他就这样感謝你。

依銳往外冲。

胡斯　（苦笑）現在在窗子下面常常听到这样的歌子。我并不难过，但是……

依銳　（返回来）胆小鬼跑了，一直跑到圣菲力浦教堂去了。一大群人站在坟地里，他們等着埋葬皮匠杜列克，他們不允許他的尸体进坟地，因为杜列克常到柏特勒姆教堂里来。牧师拒絕給他举行葬礼。

胡斯　这是令人伤心的消息，这使我憤怒和难过。我并不在乎这些歌子，但是这种对基督徒、对虔誠人的残酷迫害……

日夫卡太太　他們要不肯埋他，我們就自己来埋他。（向波拉克）走，我們去帮忙。沃可薩一定会来的。

波拉克　就走，（对胡斯表示很担心）亲爱的教授……

日夫卡太太　我代表大家請求你，保护你自己！（下。）

波拉克随着她。

依銳　教授，我該关門了吧？

胡斯　不，現在就不能关。

第十三場

瑪尔塔和前場人物

瑪尔塔进来时并不显得灰心丧气，但是样子很悲痛，

想直接到儿子的墓那里去。

胡斯 （向她走去，挡住她）到你心爱的儿子那儿去？

瑪尔塔 到他和被难者那儿去。我愿意跟他們一块去，我到市議会去請求，要求他們审判我。但是他們叫卫士把我赶出来。

胡斯 象审判你儿子和他的同伴那种事情是再不会有了。处死这三个虔誠的青年人是为了吓唬所有追求眞理的人。所以他們才作得这样匆忙，对我进行可耻地欺騙，不惜撕毁了自己的諾言。

瑪尔塔 你是忠实地支持了这些无辜者。

胡斯 他們的死証明了其他的人作得是对的，他們以自己光荣的殉难帮助了所有忠实的教徒。他們是为保卫新約而死。

瑪尔塔 光荣永远属于他們，他們永远安息在上帝的身旁。但我必須活着。（跪到墓旁。）

第十四場

女人和前場人物

女人 （脸色蒼白，激动地抱着一个包着的死小孩急急忙忙地走进来）你在这儿？我正在找你，你瞧瞧（揭开孩子的脸）——死了。还沒有受洗哩！

胡斯 牧师不給受洗。孩子是病死的吧？

女人 不，很好，很好，一周以前生的。男人常到你这儿

来听道，眞倒霉，他到教堂去，說孩子很健康，叫我等等再受洗。但是突然間今天晚上病了。

胡斯　男人在家嗎？

女人　沒有，做生意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天哪，可怕的一夜！孩子越来越不行了……

胡斯　你自己为什么不給他受洗？

女人　我自己沒有想到，怎样給他受洗……我脑子糊涂啦！早晨我絕望地跑到街坊家去，还沒有来得及抱他回来，小宝宝……（哭使她胆子大起来）的魂已經飞了……还沒有受洗……还沒有受洗……

瑪尔塔从坟上回过头来看，在注意听。

女人　天呀，你不知道，不計他进天堂，要留在阴間地府……

胡斯　寬心吧，母亲，相信上帝，相信他的爱怜和同情。无罪的小孩的灵魂是不会受到懲罰的……

女人　（插話）都是为了你，由于你的不妥协和坚持，他将受到懲罰。要是沒有你的話，我的孩子早受洗了。

胡斯　你寃枉我了，你听……

女人　我什么也不想听。你不能使我的孩子复活，你的話并不能給他打开天堂的門。啊，我的沒有受洗的可怜的孩子！

瑪尔塔　太太，（站起来）你的孩子跟我的儿子一样都在天堂。他們杀死我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保卫神圣的眞理。杀了他，沒有作忏悔，也沒有举行葬礼。但他是

为神圣的眞理牺牲的。你的孩子也为此而受到反基督的迫害。

女人　但这是誰惹起的？誰造成的呢？（对着胡斯）你——你，是你給我們惹出来的。由于你，人們不举行圣礼就死去。可怜的你，为了这些灵魂，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沒有受洗的可怜的小宝宝！（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上，向外面跑。）

瑪尔塔　胆小的女人……

胡斯　不是凶手的刀，而是他們这种卑鄙的作法使我心碎。这是那些貪婪的宗教官們想的主意。开除教籍不能使我屈服，倒給我想出了这样可恶的事情。

瑪尔塔　你不能让反基督的人获得胜利！

門外走来一群学生和手艺人，唱：

日尔曼人怎能不絕望？——
人們都跑到柏特勒姆教堂；
星期天来作礼拜，
穿得好象是过圣誕节——

依銳　我們的人正在去参加葬礼。

第十五場

沃可薩和他的儿子威廉、薩維謝和亨萊克以及前場人物

沃可薩　（站在門口）亲爱的教授，我和孩子們来了。我們要去給死者举行葬礼。他們要是阻挡我們，需要的

話，(敲着剑)我們就把这些坏家伙赶走，哪怕他們是皇帝代表和他的卫士。但是，亲爱的教授，我为什么停下来：为的是希望你能把教堂的門关上，立刻关上。誰知道，当我們从这里过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請你把教堂的門关上。教授，祝你好！孩子們，走吧！（下。）

儿子們随后下。

瑪尔塔　我要跟你們去反对那些反基督的奴僕們。

第十六場

胡斯，依銳，然后是彼得和他的妻子安娜

依銳　你听到了吧，教授。我要去把門关上。

胡斯　不要关，这里需要我。

彼得(三十多岁)安娜(二十八岁)从圣器室走来。

安娜　亲爱的教授，你在这里。

胡斯　唔，鑄錢官先生，还有你，尊敬的太太。

彼得　我們到你那儿去了。馬丁萊克牧师說，你在这儿。

安娜　你在这儿生命很危险。

彼得　我們到茲德拉茲皇宫去啦，国王今天要从新堡来这里。

安娜　我們碰到了茲德拉茲的邻居，日夫卡太太。

胡斯　她会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你們的……

安娜　她說，在教堂这里抓着了一个阴謀暗害者。

胡斯　有人藏在这里，誰知道想干什么。

安娜　(热誠地恳求)教授，你要保护自己！

胡斯　我并不耽心我自己。但是希望拥护眞理的人們能坚持下去。

彼得　他們是坚决的。杀头都不怕……

胡斯　唉，在市議会进行了多么可怜的談判，白白地把我騙了。血是吓不倒人的。福音里的眞理在一天一天的胜利。禁止举行宗教活动！反基督的人除了禁止宗教活动外，沒有别的办法。想这样来搧动整个布拉格来反对我。

彼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刻骨仇恨，他們甚至不惜牺牲了一切好处，不惜牺牲为了滿足他們貪婪的欲望而想出来各种好处和收入。——葬礼費、宗教仪式費。

胡斯　他們，牧师們是神的奴僕，現在却拒絕給上帝服务。人民絕望地跑到我这里来，沒精打彩，疲憊不堪。刚才一个女人跑到我这儿来，孩子死了沒有受洗。現在是什么世道呀！父亲反对儿子，女儿反对父亲，又反对母亲。想糟蹋我，折磨我。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停止。就要帮助人民——就是为了这个。

安娜　(低声地，感动地)教授，允許我說，你得保护自己呀，你离开布拉格吧！

胡斯　安娜太太，你这样說，可是……

第十七場

楊(赫魯木人)，前場人物

赫魯木　（从圣器室出来）楊教授——噢，朋友們，你們也在这儿。（向着胡斯）我刚才到住处去找你啦！刚一爬下馬就是找你。

彼得　你們是跟国王一块儿来的？

赫魯木　刚才回来。

安娜　現在国王要留在布拉格。

赫魯木　要一直呆到冬天。但是他严厉地說过，要求神圣的安静。

胡斯　是誰破坏安静！

彼得　市議会。

赫魯木　市議会再不敢了。那些进行残酷审判的市議員們，国王連一个也不留。他們将要离开市議会。

安娜　那末，其他的日尔曼人就要来代替他們。

赫魯木　不，安娜太太，他們的人数是不会多的。教授，我給你带来了……

胡斯　从国王那儿？說什么来着？

赫魯木　說了，也沒說。在赫拉代克的时候和这次在路上，談到当前布拉格的生活，說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禁令这是难以容忍的事情，因为这損害到国王，損害他在国外的声望，所以說最好暫时，我說的是暫时，

教授，你能离开布拉格。

彼得　我們也正在説服他哩。

安娜　我們正在請求他。

赫魯木　你不愿意？

胡斯　我耽心的是，我走后許多人会丧失信心，事情会变得糟糕。我要是留下来的話，又要使人民受到很大的灾难。

赫魯木　不要你离开布拉格很久。国王会关心这件事的。他会召集会議来制止混乱，和解决你們教授們之間的問題。需要在城內恢复平靜，以便取消禁止举行宗教仪式的禁令，只希望你能暂时离开一下。

胡斯　叫我离开你們，我是很难过的。朋友們，我舍不得我心爱的柏特勒姆小教堂。但是我还是可以走，我也用不着耽心我不是一个好的牧羊人，而只是一个顧客，当看到狼来了的时候，他就扔下羊圈跑了；就好象是在为神的眞理的斗爭中我会逃跑……

参加葬礼的人群的歌声从左面漸漸逼近。

赫魯木　你要是留下，你就会更多地損害了眞理。你要是离开，他們就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来使你遭受困难和折磨。

胡斯　但我現在正是受到这种不公正的迫害。

第十八場

沃可薩和儿子們，参加葬礼的人群，前場人物

沃可薩亮着剑，他的三个儿子、几个国王侍从、学生、青年市民全副武裝地走在人群的前面。

在他們的后面，有人抬着棺材，棺材四周打着火把。在棺材后面是男女邻居。人群从大开的門前过去。

胡斯　要用明晃晃的剑来开辟走向坟墓的路！

赫魯木　象我跟你說的，你要是离开的話，将不会遭受到这样的折磨，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安娜　家庭里都充滿着不安和不睦。

彼得　你是不会离开正义之路的。

歌声在人群走过之后低下去了，然后突然停止。

依銳　（走到开着的門口，瞧着說）停下来了。坟地的人不让进。

突然外面的右面一陣叫嚷。

依銳　已經冲突起来了！

胡斯　（突然地）我要到那里去。

安娜　上帝呀，教授，不能去！

彼得　不要动！

赫魯木　不要动！（挡着胡斯）那里誰也不会听你劝說的。

声音突然停了。

依銳　（离开門）好了，好了。

彼得　（很快地跑到門口，看着）都在跑呢！队伍又动起来

了。

附近跑过几个逃跑的人。

依銳　我們的人进到坟地了！

彼得　（从門口返回来）沃可薩把这些流氓……給赶跑了。

响起低沉的葬歌声。

胡斯　今天終于这样的安葬了。朋友們，我将离开布拉格。但是这并不是退让，我也不会沉默。我絕不背叛神圣的眞理。在农村我将継續为神圣的眞理而工作，让它也在那里播种发芽，开花結果；它将解放一切，并将获得到最后的胜利！

第三幕人物表

楊·胡斯教授

彼得·兹莫尔兹尼克——王室鑄錢官。

安娜——他的妻子。

楊（赫鲁木人）——国王侍从。

米盖希·吉沃基（耶姆涅希吉人）——国王侍从。

翁德瑞·波拉克——裁縫。

女孩。

事情发生在1414年布拉格彼得·兹莫尔兹尼克先生家里。

第 三 幕

在离布拉格圣亚古伯教堂不远的彼得·兹莫尔兹尼克先生家的房間里。主要入口在后面，右边是門。左前方是一张桌子，后面的大門左边放着个哥特式的敞着的書橱。八月里的一个下午。

第 一 場

女孩，翁德瑞·波拉克

女孩从右边走出。她想从主要出口走出去，就在这时候，波拉克往这里进来了。

波拉克 （匆忙地）上帝保佑！他在这儿嗎？楊·胡斯教授在这儿嗎？

女孩 （惊异地）胡斯教授？他怎么会在这儿呢！他已經到克拉柯伐兹城堡去了。

波拉克 他不在那儿。小姑娘，他已經不在那里了，說他在这儿。

女孩 三个礼拜以前，他是住在我們这儿。他离开布拉格，到了一个小城堡，然后又从那个小城堡迁到克拉柯伐兹去了。

波拉克　你說的是他离开柯施城堡以后……

女孩　(忽然想起来了)嗯，是的。他現在是在克拉柯伐茲城堡。

波拉克　今天中午他又突然从那里回到布拉格。会发生什么事情嗎？我听說教授又到了布拉格，所以我馬上就赶到柏特勒姆教堂去。但是，那里的人說他已經走了。我問他們，教授到哪儿去了？他們說，到耶生涅茨教授那儿去了。我又立刻赶到耶生涅茨教授那里去，可是他又离开那里了。我問他們，他上哪儿去了？他們說，可能上国王鑄錢官先生这里来了。但他也不在这里。

女孩　不在。

波拉克　那么，他大概是到圣米哈尔教区找克謝斯坚納教授去了。我到那儿找他去。(向出口走去，又突然想起)請問，鑄錢官先生在家嗎？

女孩　他不在家。

波拉克　那么，鑄錢官夫人在家嗎？

女孩　在家，正和从乡下来的信差談話呢！

波拉克　胡斯教授眞的不在这儿？

女孩　嗯，是眞的不在这儿，刚才也沒有来过。

波拉克　好，再見了。(下。)

女孩一直望着他，想回到右边門，但又忽然决定从主要出口出去。

第 二 場

安娜，彼得

安娜手拿着書从右边进来。边走边貪婪地讀着，然后坐在桌旁讀。

彼得从右边入場。安娜沒有注意到他。

彼得　(一直走到她跟前，面帶笑容)我亲爱的太太，你眞是个書迷！

安娜　啊，是你？彼得！我还沒有听見你來呢！你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書呀！

彼得　这不是«特洛亚人的編年史»嗎？

安娜　不，不是的。

彼得　(指着書柜)这些書現在都高高地擱起来了。

安娜　已經很久了。自从胡斯教授离开布拉格之后，我已經两年沒有摸它們了。从前我常讀美丽的爱伦娜女皇的爱情一类的故事来消遣，欣賞里面說的什么：当巴黎一看到她就燃烧起对她的爱情的火焰，說起来眞无聊。你把那些書翻譯出来給我讀，我是多么地感謝你。但是現在对我来說，这一切好象都是梦幻，是一場空。如今最好是閉着眼睛，思考一些眞实的事情。

彼得　你念的是什么？一定是胡斯的書。

安娜　胡斯的新著作，我还沒有讀过。这本書是他在柯

施写的。莫霍夫地方的一位太太从那里寄了一本給我，让我把它抄下来。她說，她們那里的人非常想念教授，在他走了之后十分怀念他。

彼得　这本書写的什么？

安娜　（把書遞給他）写的是跳舞。

彼得　写的是跳舞？（翻閱書。）

安娜　安娜太太是非常喜欢跳舞，非常喜欢……

彼得　嗯，現在她不会跳舞了，在念了这本書以后就不跳了。

安娜　当然不跳了。

彼得　你現在还那样打扮嗎？

安娜　（严肃地）啊！我也曾参加过偶象崇拜会，我也喜欢象笛安納女偶象那样打扮自己。

彼得　（带笑容）他們都拜倒在这个偶象的面前。

安娜　別提那些了！現在在教授的書里有另一种快乐，另一种安慰。当我念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就好象是在听他講道似的。我真想念他的講道。咳，我自己还催促过他离开布拉格呢。我沒有想到会拖到这么久。但是他很平安，在那里也很安全。我很高兴他現在时常从克拉柯伐兹来看望我們，我們将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但是現在真糟糕，要在康斯坦薩召开宗教会議！你看也許开不成吧？

彼得　如果是罗馬教皇，那一定开不成。他害怕自己做过的許多丑恶的事情。但是匈牙利国王支持这个教

团，因此，一定会开，象宣布的那样，在十一月。

安娜　（沉思）胡斯是否听国王的号召……你和赫魯木談过了嗎？教授回答了他沒有？

彼得　赫魯木認为，胡斯要亲自去回答，亲口去回答。

安娜　他也許会来！

彼得　米盖希先生也在等他。他也要劝說胡斯去。西祺門国王也給克拉柯伐兹的賴弗尔先生写了信。

安娜　我也劝过教授离开布拉格，但是这次，彼得，可不能，不能让他去康斯坦薩！

第三場

楊（赫魯木人），前場人物

赫魯木上。

彼得　啊，說到就到，楊先生，我們正巧在談到你呢！

安娜　（走上去迎接赫魯木）赫魯木先生，我們欢迎你远道而来。你从夫拉哈回来之后，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你。

赫魯木　从富尔兰回来以后，的确是这样，安娜太太，时間过得眞快啊！我在布拉格已經一个多礼拜了，但直到現在我才来看你們。

安娜　你和杜柏先生都生活得好？

赫魯木　謝謝你，很好。我們已經把国王的信件交給了匈牙利国王，一切都很順利。但是我們又带着新的信件回来了。这是我們沒有意料到的。这是一个严

重的信件。

安娜　是給胡斯的信。彼得刚才对我說，他可能来布拉格。

赫魯木　他已經来了。

彼得　已經在这儿了？

安娜　胡斯教授！

赫魯木　今天中午来的。

安娜　（渴望地）我們能見到他嗎？

赫魯木　再过一会儿。他叫我到你們这儿来，我們大家一起研究研究。他要让你們都能听到。

安娜　怎么决定呀！

赫魯木　他也要米盖希·吉沃基先生来到这里。

安娜　啊！在我們这儿？（走向赫魯木）楊先生，請你說說，匈牙利国王是否在这次邀請中布置下什么对教授十分危险的圈套。

彼得　如果教授要到圣教团去，現在和将来都会有危险。

赫魯木　西祺門国王設有圈套，这决不可能。安娜太太，如果我从这次邀請中看出有什么阴謀，那我立刻就会說：国王陛下，最好是挑选另外的使者吧。你知道，我是何等地尊重我們虔誠的教授。而米盖希先生和賴弗尔先生也是这样。

安娜　現在胡斯教授上哪儿去了？

赫魯木　当他从車子上一下来，就直接到他的代訴人、

耶生涅茨教授那里去了。

彼得　(对赫魯木)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說过耶生涅茨如何地在国王設立的委員会中保卫教授。在胡斯这边，他是最有說服力，就象巴萊奇是另一方面最頑固的一样。在圣米哈尔牧师住宅整整討論了两天。我們在某些事情上作了让步，而对方一点也沒有。最頑固的是巴萊奇，因此什么結果也沒有。

赫魯木　国王非常关心这件事。在我离开以前，他談到这件事。

彼得　我看到他生气了。正巧那时我在他那里，当他的代表們，当主教会代表丹尼克宣布說，由于巴萊奇和他的博士們不肯让步，致使談判破裂。那时国王就从座位上跳下来，大发雷霆，以至气都喘不过来，两只手在头上乱晃。然后他大声喊道:“叫他們滚出去，滚出去！不让他們跨进大学的門，从国內攆出去，把他們赶走，首先是这个巴萊奇……”我好久都沒看到他这样生气了。

赫魯木　現在巴萊奇在哪儿？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沒有？

彼得　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去康斯坦薩。

安娜　去控告教授。由于这次流放，他一定会更加坚决地反对他。

第四場

胡斯和前場人物

胡斯　上帝保佑你們。

安娜　(高兴地)教授，欢迎你，欢迎你！

胡斯　(非常高兴，与所有的人握手)我眞沒有料到，这么快又見到你們了。

安娜　你喜欢在克拉柯伐茲嗎？

胡斯　嗯，很喜欢。賴弗尔先生和所有的人都很关怀我。但是我却时常回忆柯施城堡和那个地方。回忆起我在那儿如何愉快地工作；在那安靜的小房間里写書，以及如何在城堡旁边、到田間、到村子里、在菩帝树下講道，人們又是如何涌向那里，如何虔誠地听道；他們的心向福音敞开着，并乐于接受它。在肥沃的土地上播下了种子。我必須离开布拉格并不光是一种痛苦。种子已經播在那里了。現在在克拉柯伐茲我又开始了播种者的事业。(暫时坐下)但是，突然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从这个安靜的事业中召喊我。(对赫魯木)楊先生，你代表匈牙利国王邀請我去参加宗敎会議，米盖希·吉沃基先生也写了信給我，賴弗尔先生也代表国王进行劝說。宗敎会議是一定要召开的了。

彼得　我听說德国人已經在准备。(嘲笑地)“我們的人”

也沒有放松。首先是黎多墨什斯基主教。

胡斯　(带笑地)他眞是个"鉄石心腸的人",但是我所有的"朋友"也一样。

彼得　他們在为米哈尔，这个新获得头銜的检察官 de causis fidei 搜寻控告和証据。也在給主教和証人搜集路費。

胡斯　現在耶生涅茨对我說，納茲一定会去的，还有茲伏尔的孔賴希，可能还有柏洛德的翁德瑞。

彼得　啊，他說过，为什么他那样反对你，教授，因为你煽动捷克人来反对德国人，你在布拉格大学坚持要三票。

安娜　(发楞)这不可能!

赫魯木握住剑。

胡斯　(猛然站起来)这是他說的？柏洛德的翁德瑞？那时他跟我一起要求这一点，他曾和我一起在古德拉山在国王的面前要求这一权利。而現在，現在我倒有了罪，这算我的罪行。因此他，柏洛德的翁德瑞想来对付我！啊，是这样的正直！

赫魯木　他認为在康斯坦薩的圣教团中，德国人将获得多数票。

彼得　这就更加卑鄙了！

安娜　巴萊奇就更糟了！

胡斯　諾，事实証明他在圣哈佛尔講道时譏諷我。說我的信仰是非常不定的，所以我不敢到任何地方去。

安娜　（害怕地）你現在想到哪儿去？

第五場

耶姆涅希吉的米蓋希·吉沃基和前場人物

米蓋希　太太，你好！教授，欢迎你。我来晚了。也許你們已經决定了。

彼得　米蓋希先生，我們在等你呢。

米蓋希　（对胡斯）你要知道，我現在在这里是匈牙利国王和罗馬皇帝的使者。我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你的朋友。而首先是你的朋友。西祺門国王写信給我，并要求說：你去劝說劝說学問渊博的教授，註他到康斯坦薩去开会，結束这場混乱吧。根据这封信，看来对你有友好的印象。現在我在这儿向你轉告他的愿望，希望你去。但是我米蓋希·吉沃基不这样說。你好好地考虑一下。

胡斯　教皇逼我到罗馬去，已經有四年了，我沒有去，就开除了我的教籍。我为什么不听呢，你們知道，我的保护人，我忠实的耶生涅茨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国內、在德国、在意大利以及后来在法国和英国，在一切地方，到处侮辱我，誣告我。他們咒駡我，譴責我，甚至我的朋友，象那位維也納的博士叶洛尼姆教授。他們誣蔑我們的国家，甚至要用銳利的牙齿吃掉斯拉夫王国，吃掉我們的波兰朋

友。整个基督教世界充滿了这种侮辱和誹謗。我和我們的国王都在这种誹謗和侮辱中。在那个时候，我无法反对他們，我无法揭穿他們的謊言，来捍卫我所写的和所講的东西。但是現在，要和（对着彼得和安娜）整个基督教的圣教团会見，罗馬皇帝也愿意頒发安全通行証……

赫魯木　他将发給，他已經庄严地答应了我。如果你去的話，他会派杜柏先生和我跟你一同去保护你的安全。西祺門国王将頒发安全通行証，并保証你去康斯坦薩和回来时通行无阻。

安娜　楊先生，如果教授和圣教团发生了分歧，这个通行証还有效力嗎？

赫魯木　会有效的，只要国王答应……

胡斯　到目前为止，只是他們在譴責我，并沒有听到我的意見。現在我希望能公开地听到我的意見，不是偷偷摸摸地，而是在整个世界面前我要捍卫眞理。这是我一直要求的。現在这个时刻已經来到了。

彼得　伟大而严重的时刻。教授，你应該考虑考虑……

胡斯　我已經考虑够了，并进行了思想斗爭，楊先生，无論是我一个人在克拉柯伐兹，还是在到你們这里来的路上，我都考虑过了。

彼得　国王的信件是否那么可靠，这点你想过沒有？你要明白：罗馬王权是否能在罗馬教权的面前来保护你？

胡斯　教皇必須在这个宗教会議上听皇帝的，而且今后

也是这样。

彼得　但是教团本身，紅衣主教們和宗教官員們……

安娜　他們是否都是象那个法国人……

彼得　那个巴黎大学校长盖尔森？

胡斯　他是一个有学問的人，耶罗尼姆在巴黎曾經和他交談过。

安娜　但是，教授，你知道这位教授給布拉格大主教写了些什么？

彼得　如果我們国王信了异教，那就要把你烧死。

胡斯　这个我知道。

彼得　要是这些盖尔森分子在那里也这样地向西祺門要求……

胡斯　那里也会有热爱眞理的人。在捍卫眞理时，我要充分地和公正地加以論証。

米盖希突然站起，好象要說話似的。

安娜　米盖希先生，你認为如何？

米盖希　（在房間中走动，停下来）我的意見就是——誰讲道，誰的脑袋就搬家。

胡斯　但是我知道，往往失敗的人会胜利。

安娜　我們都替你担心，教授，你还是不要去吧！

彼得　我也这样劝告你、請求你。

胡斯　我知道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我不去那里，就等于是叛变和放弃我已經为之斗爭了多年的东西。那么，敌人和誹謗者会怎样說呢？他們会譏諷地叫嚷

說，我为了这个卑賤的軀体，在危险和灭亡的时候悄悄地溜走。

安娜 所有的人都将反对你。

胡斯 那我更必須毫不畏惧地坚持下去。但是在罗馬人中間也有有正义感的人。耶生涅茨教授昨天到犹太族主教米古拉希那儿去了。

米盖希 到异教徒审訊官那儿去了。

胡斯 他坦率地問他，是否知道我有什么异教的地方。他說，他不知道，他还时常和我談論，来听我講道，他这个布拉格教区的异教徒审訊官沒有找到任何的异教徒。

安娜 这是一个証据！

米盖希 这只是耶生涅茨教授听見的，只是听見而已。

胡斯 不是这样的。异教徒审訊官用盖着自己的章和几个証人的章的文件証实他所說的。

米盖希 这个异教徒审訊官是一只白烏鴉——（在房間里走动）白烏鴉。（突然站在胡斯的面前）但是，教授，你知道，你会受到审判的。

彼得 教授，你回忆一下証人，誰会起来作証反对你。有时甚至你的朋友也会站起来反对你，象巴萊奇，那位柏洛德的教授，以及那些曾經跟着你一起走的人，他們也会暗害你的。你为了純洁和神圣的眞理，带着純洁的眞理而去。但是教团，那些紅衣主教、煽动者以及暗探，他們所关心的只是他們的势力和

报仇。你敢于反对他們的势力、敢于反对他們的胡作非为，以及他們的貪婪和腐化的生活。他們这些被控告的家伙，倒会来审判你。你要去寻找一位公正的法官，但你找到的是敌人。你要去寻找正义，但盲目的复仇心理将会审判你。

胡斯　但是我必須到那里去。在公开答辯时，我将面对面地向他們講出，我講过些什么，写过些什么，教过些什么。我将提出証据确凿的書面材料来說明我的敌人是如何不公正地在誣蔑我。我将去那里捍卫良心所說的。我不愿意生活在这种不公正的誣蔑之中，我不愿我的国家和受人爱戴的王国为了我而遭受别国的誹謗和卑視，即使我在那儿面临着死亡，我也要去。

安娜　啊，教授！

彼得　你是走向虎口。你太自信了。

胡斯　我相信上帝，他不会允許誹謗者和反对眞理的人战胜眞理。

米盖希　（痛苦和不安）罗馬皇帝的使者是成功了，但是你的朋友……嘿！（揮手。）

赫魯木　（向胡斯伸出手）既然你已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我将忠实地和你一块儿去，就象我們国王訓示的和良心叫我做的那样。請你相信我！

胡斯　楊先生，我相信你。我只請求你們一件事，朋友們，如果你們听到我的坏消息，請你們不要在意，

不要相信。我有上帝的帮助会坚持得了的。謝謝你，尊貴的夫人，（很感动，回忆）还有国王們。我的尊貴的夫人，感謝你为我作的一切好事情。感謝你，彼得先生。（对米盖希說）还有你。感謝大家……

第六場

翁德瑞·波拉克，前場人物

波拉克 （站在門口，轉向后面）让我进来吧，教授請不要生气，（上，突然停住）尊貴的先生們，請原諒！

彼得 （愁眉苦脸地）你要干嗎？

胡斯 啊，是你，忠实的信徒！

波拉克 （很快地走向胡斯，激动地）我正在找你。他們告訴我說——在教区里——在克希斯将教授家里——也許你准备去那儿。

胡斯 你听到的是眞的。

波拉克 你待在这儿，别去！

胡斯 我一定要去。

波拉克 亲爱的教授，啊，老天爷，愿上帝祝福你。（跪在他的面前）你是不会回来的了！

第四幕人物表

楊·胡斯教授

楊(赫魯木)
瓦兹拉夫(杜柏) ——胡斯的随行人員。

彼得(穆拉登諾維茨)——赫魯木的書記。

西祺門——"神圣罗馬帝国"皇帝和匈牙利国王。

毕尔·达伊里
查巴萊拉
楊(布洛哥尼) ——紅衣主教。

楊·瓦林洛德——李斯基大主教。

查利赫拉德斯基大教长

阿谷萊伊大教长

米兰大主教

奥格什布尔斯基
特里登茨基
哥斯特尼茨基
洛茨基
特洛吉尔斯基 ——主教。

西妥教团僧长

什杰班教授(巴萊奇)

米哈尔——教皇法庭检察长，前布拉格圣沃伊介赫
教堂牧师。

瓦茨拉夫·迪安姆——主教会代表。

彼得·斯托尔赫博士

楊博士（明斯戴尔貝尔克人）

阿尔别特·瓦伦特拉普教授

楊·斯托克斯教授

楊（納兹）
庫来什（兹沃尔人）——布拉格牧师。

彼特——圣阿木布洛什修道院主持。

修道士

牧师甲、乙

教皇总管

教皇門房

卫士长

第四幕

在哥斯特尼茨基主教公館里的教皇約翰第二十三世住所的房間里。右边是通向走廊的門，左边是窗戶，后边是通向教皇其他房間的門。門的右边、左边近墙处放着沒有腿的华丽講究的椅子，右边近墙处放着沙发椅。

一个十一月底的午后。

第一場

教皇总管，紅衣主教，門房。

門房站在門的后边。

总管站在窗戶旁边，想看看什么的样子。

紅衣主教从左上，直向后边的門走去。

总管向紅衣主教曲身鞠躬。

門房开門。可以看到后边房間里的紅衣主教和主教們。

紅衣主教向后边房間里的人們走去。

第二場

米哈尔，前場人物

米哈尔　（从左边上，注意地巡视四周，而后笑迷迷地）吓，总管先生，你在瞧誰呀？

总管　主教們把那个人弄回来沒有？

米哈尔　你是說胡斯嗎？

总管　現在誰也看不到他，大概是跑掉了。

米哈尔　（微笑着）你說胡斯嗎？他沒有跑掉，但愿他不要跑掉。我倒很希望能在这儿見到他。

总管　但是，圣父恐怕不会允許这样做，他不大愿意把他請到这儿来。不过紅衣主教們可不放松，在圣父反对这样做以后，他們干得更厉害了。

米哈尔　他們一定考慮过。放过这样一个异教徒……

总管　（插話）让异教徒去見鬼吧。問題倒不是他，而是西祺門大帝。如果他到这儿来了，他会說什么呢？胡斯有他发的通行証和許諾……

米哈尔　这可并不是教团发給他的呀。

总管　管尽如此——要是現在决定……

米哈尔　他們已經决定了，要把这个异教徒关进獄。

总管　但是圣父在胡斯的陪同人員——捷克的騎士們，一到这儿的时候，就向他們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胡斯在康斯坦薩的安全将会得到保証。

米哈尔　諾言有两种，对异教徒有什么諾言？紅衣主教們都在嗎？

总管　差不多都在。（向后边的房間走去。）

第 三 場

洛茨基主教，西妥教团僧长，迪安姆，前場人物

僧长 （从左边上）你当眞是想，我們就这样坐下去嗎？

洛茨基 大概要一直坐到晚上。

僧长 （心不在焉地）噢噢，过了晚上又是晚上。

洛茨基 让你坐在賭場，喝着酒……你就支持得住了。

（意味深长地眨眨眼。）

僧长 （幽默地）也許是这样，也許是这样，特别是象昨天那样，我要是再贏一大笔就好了。二十块金币，我最亲爱的，你想想看，二十块金币呀！

米哈尔 （恭敬地靠近他們，諂媚地）最尊敬的父亲們，在你們去圣敎团以前，請听听米哈尔·戴高西斯检察官說几句話吧。我是从捷克来的，曾在布拉格做过牧师。但是我从捷克来，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在那儿反对威克萊夫异敎之后，他們就对我进行迫害。

洛茨基 吓，原来把告胡斯的状子粘在敎堂門上的那位就是你呀。

米哈尔 从胡斯来到这儿的那一天起，我就这样做了。最尊敬的父亲們，我不辞劳苦，不惜金錢，就是为了使圣敎团清楚地知道，这儿有着一个多么危险的异敎徒。

僧长　（插話）我听說，他也許跑掉了……

米哈尔　他是想逃跑的，他一切都安排好了……

迪安姆从左边上，站在門旁，注意听。

米哈尔　他已經坐上了車，装出一副象是去弄草料的样子。車子已經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被发現了。发出了警报，市长立刻下令关上城門。

洛茨基　这么說，他沒有跑掉囉。

米哈尔　沒有，人們把車子給扣下了。胡斯躲藏在車子上的帆布下面，随身带着一块面包和一瓶酒。

僧长　（高兴地）可怜虫，酒他算是喝不成了。

米哈尔　他又得回到住所去，現在把他請到这儿来了。尊敬的奥格什布尔斯基和特里登茨基主教曾到他那儿去請他，說紅衣主教們希望同他談談話。

洛茨基　“請”？也許是“叫”他来吧！

僧长　为的不让他害怕。

米哈尔　噢，他才不害怕哩，至少在家里，在布拉格他是大胆的，无所畏惧的，他侮辱大主教、教长們和所有的牧师，說他們是拿基督作买卖的商人。

迪安姆　（插話）就連圣父本人也成了拿基督作买卖的商人，我知道他就是这样传教的。我，迪安姆，巴索夫斯基神学院长，前年曾在布拉格宣传过贖罪券。你們沒听到，他是怎样駡所有的牧师、主教和我們大家都是貪財鬼、該下地獄！唉呀，你們沒看到，他是怎样煽动人民起来反对我，簡直要我的命！

米哈尔　看看他对修道院是怎样讲的吧。他說，由于修道院拥有財富和地产，使得那里一团糟，耶稣并不是富有的，他的圣徒們也不是富有的。康斯坦薩皇帝因为把世俗权交給了教皇而走入歧途。貴族們捐献修道院是犯了罪。

僧长　他就是这样传教的呀！

米哈尔　还說什么世俗統治者有权利和权力，甚至有义务沒收修道院的地产。

僧长　异教徒！可恶的异教徒！单凭这一点，就应該把他烧死。

米哈尔　但是他的这些主张对捷克的統治者有利。因此，他們給了他旅費，让他随身带来滿滿一大袋子錢，用錢和甜言蜜語引誘人。就在这儿，人們也常到他的住处跑来跑去……

僧长　当着我們的面！

洛茨基　我們要阻止。

米哈尔　最尊敬的父亲們，这是你們权力下的事情。現在你們要去討論，看看是否应該让他自由。

僧长　不能，不能！

洛茨基　把他关进监獄！

米哈尔　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异教徒啊！（拿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集来了：我和胡斯从前的朋友，布拉格的巴萊奇教授；他的另一位朋友，布罗德教授，也愿意作反对他的証人。我說，这是他的知心朋友

啊！我和巴莱奇教授已經把他的那套宣传邪說的書目交給圣父和紅衣主教們了。（讀手里拿的传单）他說，教皇是反基督的，教皇的宮廷成了撒旦的犹太教堂……

僧长　咳，这是什么話？我們听到的东西，已經够了！

洛茨基　（拿起传单）让我去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感謝你的热心。（下。）

僧长　（嘲弄地）不用到晚上，我們就可以把他处置了。

（同洛茨基一起进入后边的房間。）

第四場

米哈尔，迪安姆

米哈尔　（微笑着，滿意地）这倆个人一定会贊成把他关到监獄里去的。

迪安姆　他們眞在車子上把胡斯捉到了嗎？

米哈尔　沒有捉到他，因为他根本就沒在車上。

迪安姆　（吃惊地）也許，他根本沒有跑。

米哈尔　連門檻都沒能跨出一步。

迪姆安　是怎么回事？是誰……

米哈尔　必須給他点顏色看看。你难道还不明白嗎？胡斯有通行証，教皇看在罗馬皇帝的面上很爱惜他，把开除他的命令都取消了！他不能叫人把他逮捕起来，这里必須得有借口。

迪安姆　噢，眞是想得太妙了。那么，紅衣主教們……

米哈尔　他們是反对教皇的，他們主张把他关进监獄。

迪安姆　但是，如果教皇反对这样做……

米哈尔　那，我想，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他刚才派人去請胡斯的时候，已經对他們大大地放手了。現在的問題，只要証明胡斯是异教邪說。

迪安姆　对异教徒，应当判他死罪。

米哈尔　（微笑着，滿意地）对。

第五場

巴萊奇，前場人物

巴萊奇　（从左边上）还沒有把胡斯带到这儿来嗎？

米哈尔　他們会来的。你还同誰商量过？

巴萊奇　同特洛吉尔斯基主教和里根斯基大主教。黎多墨什斯基主教把我带到米兰大主教、布洛哥尼紅衣主教那里去了一趟。

第六場

楊·瓦林洛德，前場人物

瓦林洛德　（阴郁地，森严地，对巴萊奇）我已經讀到了你对胡斯的控告，要是这样的話……

巴萊奇　这些都是从他的拉丁文和捷克文著作中認眞选

出来的；其他的东西是我自己或者是其他証人听到的。

米哈尔　这些人都在这儿，他們对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起誓。这儿还有那些从前在布拉格当过教授的日耳曼人。

迪安姆　我也出来作証，并敢起誓。两年以前，我在布拉格宣传过贖罪劵，可是他……

瓦林洛德　危险的异教徒！

米哈尔　尽管这样，他到目前为止，还是象一个道貌岸然的牧师一样，自由自在。

瓦林洛德　（严厉地）圣父对他太寬大了。

米哈尔　这张通行証……

瓦林洛德　（插話）西祺門大帝沒有权力頒发这个通行証，他已經撤消了来康斯坦薩的通行証，現在圣教团才有这样的权力。

巴莱奇　我听說，胡斯还夸耀說圣父喜欢他。

瓦林洛德　教皇取消了开除他的命令以后，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米哈尔　这样一来，胡斯并不是以被告的身份出現，而倒象是圣教团中的一个成員。

巴莱奇　他正在准备啦。

瓦林洛德　他？胡斯？

巴莱奇　他准备在宗教会議上講道来反对牧师們的罪恶行为，他已經对这次講道作了准备。关于这一点，

我有可靠的消息。

迪安姆
米哈尔 } 好大的胆子！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

瓦林洛德　（对巴莱奇）是这个异教徒？

巴莱奇　他一定是相信，圣教团是害怕他来传教的。

瓦林洛德　可怜虫！連魔鬼都会来耻笑他的。他所以如此狂妄，是由于对他太寬大了。等一到这儿，就应該把他扣留起来。

米哈尔　把他关进监獄，应該把他送到那儿去。

瓦林洛德　（强硬地）給他上上脚鐐手銬。

第七場

彼得·斯托尔赫，楊（明斯戴尔貝尔克），前場人物

斯托尔赫，明斯戴尔貝尔克从左边上。

米哈尔　最尊敬的从前的布拉格人，彼得·斯托尔赫，楊·明斯戴尔貝尔克博士都在这儿哪！

斯托尔赫　我們現在在莱比錫大学任教。

瓦林洛德　胡斯把你們从布拉格赶出来了。

明斯戴尔貝尔克　就象对待所有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仇視他們，所以也就起来反对我們，因为我們不支持他的威克莱夫异教。

瓦林洛德　这样一来，帝国所有的人都可以作他的証人了。

迪安姆　好一个日耳曼人的頑固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呀！

瓦林洛德　（对教授們）他赶走了你們，但是我們幷不赶走他。我們把他留在这儿。現在我們就要来决定这件事。走，你們来作証吧。（向后边的房間走去。）

斯托尔赫、明斯戴尔貝尔克、迪安姆隨他走去。

第八場

巴莱奇，米哈尔

米哈尔　（搓着手）他是怎么說的？你听到沒有？“我們一定要把他留在这儿。”但是，我走了多少路，奔走了多少地方，花了多少錢呵！特别是在罗馬。上城堡主教将会奇怪，我又要錢。但是我从这里边根本就得不到什么好处，我还要貼本。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动手写的，自己把它粘在教堂的門上。象鞋匠一样，我的手指头上都粘滿了浆糊。現在总算达到目的了。你听到里根斯基大主教是怎么說的了吧：“我們一定把他留在这儿。”

戶外喧嘩声。

巴莱奇　你听！

米哈尔　（急步走向窗前）奧格什布尔斯基和特里登茨基主教已經来了，那边是市长騎着馬来了，市长旁边的……

巴莱奇　（也隔窗外望）那是赫魯木，他旁边的是……

米哈尔　胡斯！(轉返回房間，滿面笑容)胡斯！胡斯！

第九場

奥格什布尔斯基主教，特里登茨基主教，前場人物

奥格什布尔斯基　啊，检察官老爷！(对巴莱奇)教授！胡斯已經到了。

巴萊奇　他听从？

特里登茨基　他沒有抗拒，但是他那个騎士却表示不滿，虽然我們通知說，胡斯只是来同紅衣主教們談談話。

米哈尔　根本沒提监禁的事？

特里登茨基　只字未提，因为还沒有决定，圣父不允許。

奥格什布尔斯基　让他听听，胡斯是怎样的一个危险的人吧！人們常到他那儿去，他簡直迷惑了所有的邻里。他住的那家的那个老寡妇哭起来了，就好象是我們把她的儿子給带走了一样。是时候了……

第十場

胡斯，楊(赫魯木)，前場人物

赫魯木　(对主教們)我再次在教皇的寓所里提出抗議。

特里登茨基　难道紅衣主教們想找他談談話，也是非法的嗎？

胡斯　只是談談話嗎？

赫魯木　我重复一遍，这是违反罗馬皇帝和匈牙利国王頒发的通行証的行为。

胡斯　我要求全教团履行諾言，听取我的答辯。

赫魯木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特里登茨基　我們还沒有进行审訊。

赫魯木　但是，你們是打算这样做的。楊教授在西祺門大帝未来之前，不跟任何人进行交涉。

奥格什布尔斯基　（对胡斯）你是害怕同紅衣主教們談話？

胡斯　我为什么害怕呢？我已經說过，如果必要的話，我将在公众面前同他們进行答辯。

特里登茨基　这个你不用等很久的。（向后边的房間走去。）

奥格什布尔斯基随他下。

第十一場

胡斯，赫魯木，巴萊奇，米哈尔

赫魯木　（对巴萊奇和米哈尔）同乡們！你們怎么沒跟他們去？或許你們留下来，为的是不使我們想念家乡吧。

米哈尔　但是你們一定会想念的。

赫魯木　請你相信吧，米哈尔牧师，不会的。我們会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得比你在叶洛夫給国王管理矿产管理得好得多。

米哈尔　讓我們等着瞧吧！（急步向后边的房間走去。）

第十二場

胡斯，赫魯木，巴萊奇

胡斯　現在你已經看到，我并不象你在布拉格所說的那样，掩盖自己的信仰。

巴萊奇　但是你將看到，我对你說过的話，你会認識到权力，知道同他們进行較量是怎么一回事，并不象在布拉格講道那么容易。

胡斯　你当然不能忘掉这件事。

巴萊奇　你在那儿所說的，怎么可以忘得了呢！

胡斯　我从来沒有否認过，現在也不否認。

巴萊奇　也許你还在指望我們的国王。如果他能够做的話，在憤怒的时候他連宗教会議也会流放的……

胡斯　你把你的流放归罪于我！

赫魯木　那是你自己犯的罪。

胡斯　絕不是别人。

巴萊奇　（嘲笑地）不，絕不是别人。在这一点上，你会象教团相信自己的主张一样使我相信的。

胡斯　在教团里，我有許多强有力的敌人，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希望，也有許多富有正义感的人。尽管怀着激忿和仇視，圣經是会辨識出眞理的。

巴萊奇　圣經！圣經！吓，你以为只有它才能决定一切，就你懂得它。我自己可以給你拿出一大堆圣經来，

一大堆。

胡斯　但是要在全教团面前这样做。

巴萊奇　你以为你的口才使你变成了天使。只要能够到教团面前进行答辯，就行了。

胡斯　噢，你太喜欢吓唬人了。

赫魯木　巴萊奇教授，你記着吧！

第十三場

达伊里和布洛哥尼紅衣主教，瓦林洛德大主教，阿谷萊伊大教长，米兰大主教，哥斯特尼茨基、特里登茨基、奥格什布尔斯基、洛茨基、黎多墨什斯基主教，僧长，米哈尔、前場人物

特里登茨基主教从后門上。

布洛哥尼，达伊里随后上。

大教长瓦林洛德随后上。

其他人随后上。

特里登茨基　这就是布拉格的楊教授和他的随行人員赫魯木騎士。

赫魯木　我是应西祺門大帝之請，陪同楊教授来的。

胡斯　尊敬的教长們，我是在得到罗馬皇帝頒发的通行証来到康斯坦薩的。我是自愿到这个城市来的。要是我不想来的話，就是我的国王和罗馬皇帝也无法

强迫我这样做。

在紅衣主教和主教們中間引起了議論。

胡斯　我幷不是偷偷地戴着面罩到康斯坦薩来的，而是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到这里来的。我到这儿来，幷不是为了进行私下活动，而是要在教团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見。我現在在这里請求和要求这样作。

赫魯木　我請求在国王陛下未到来之前，不要触动楊教授。

达伊里　（对胡斯）圣教团接到了許多控告，对你提出严重的控告，主要是你的同乡們写的，說你在捷克传布异教，反对圣教会。

胡斯　最尊敬的父亲們，这是污蔑，我宁愿死去，也不会一个人去进行和散布异教邪說。我准备坚持自己的主张，捍卫我所传授和写过的东西。但是这要公开的，要在全教团面前。我再次要求这一点。如果能証明我眞是誤入了迷途，我愿恭順地改正，在全教团面前撤消我的异教邪說。

达伊里　当然这些都是很漂亮的話。

瓦林洛德　你在布拉格幷不是这样讲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証据。如果你想到圣教团面前来辯护你的观点，那你为什么又想从这儿逃跑呢？

胡斯　（惊异地）我？

瓦林洛德　就在今天，为什么全城发出了警报？

赫魯木　这完全是虛构！这是誰干的？

胡斯　我来到康斯坦薩已經三个多星期了。直到今天，我沒有迈出过自已的房門一步。我为什么要逃跑呢！恫吓赶不跑我，良心也責备不了我。

赫魯木　我发誓，楊教授沒有离开过自已的房子。这个警报是欺騙，是个奸計，是給教授設下的圈套，这个(看着米哈尔)，这个是誰干的？

瓦林洛德　(插話) 在我們面前不要談什么奸計和圈套。

达伊里　这里有权利这样作，眞相会大白的。

瓦林洛德　警报絕不是无中生有，它敎訓我們要謹愼。

达伊里　这一切必須考慮到。

瓦林洛德　这是眞的。

达伊里　(对胡斯)我們听到了你所講的，暫时就这样吧。(对紅衣主教們)圣父在等着哪！(下。)

主教們随他下。

米哈尔　(对巴萊奇)你也快来吧，趁热打鉄。

巴萊奇　(对胡斯)你会看到，我并不是在吓唬你，我說的話是对的。

胡斯　对你来講，已經不是什么对与不对的問題，而只是向上爬的問題。所以，你也就同这个(对米哈尔)密探結合在一起了。

巴萊奇　密探！

米哈尔　我們到那儿(指后边的房間)去答复他吧。来，走吧。

赫魯木　狼狽为奸。

米哈尔　嗯，他們的日子已經到头了。（下。）

巴萊奇　让你去戴个殉道者的王冠吧！（随米哈尔下。）

第十四場

楊（赫魯木），胡斯

赫魯木　这个騙子牧师！逃跑的事一定是他捏造出来的。他为了象犹大那样得几个銅板，什么都干得出。

胡斯　可怜虫！巴萊奇！他为了使我受到审訊而四处奔走。他曾經是我忠实的、亲爱的朋友。（痛苦不語，但随即摆脫开来）他們难道就为了这个，把我請到这儿来嗎？这是什么样的談話呀！他們只宣布了控告，这只不过是为了叫我到这儿来一下。当我提到进行公开答辯的时候，他們毫无反应。

赫魯木　（严肃地点着头，低沉，然后突然說道）楊教授，你知道我刚才在回想什么嗎？我在想起了彼得·兹莫尔兹尼克，他曾經警告你，說你是往虎口里走。（听了一会儿，随后迅速走到窗前）你来瞧一瞧！

胡斯　（隔窗外望）軍队，全付武装的雇佣兵。

赫魯木　这是明显的暴力。紅衣主教們想用它来反对你。国王現在还沒有在这儿。

胡斯　而教皇……

赫魯木　他是不敢反对国王的，他也向我們庄重地表示

过。

胡斯　(苦笑地)教皇呀，我的救主！

門的右边传来急促的声音。

赫魯木　(向那儿走去，巡找)吓，彼得，是你呀！

第十五場

彼得(穆拉登諾維茨)，前場人物

彼得　(在戶外)警卫不放我进来，楊教授。

赫魯木　(对外戶喊道)他是我的書記，請你們放开他，他必須到这儿来。

彼得　(进門)楊先生——(对胡斯)啊，教授，是怎么一回事！我刚才在亨利赫先生那里。我从他那儿回来，到处都在叫嚷說，胡斯教授跑了，又說什么把他又抓到了，把他帶走了。我跑到你住的地方去，那儿那个老寡妇哭着，对我說，你到这儿来了。但是在邻居四周布滿了雇佣兵，这儿下面也滿了。是怎么回事？請您……

赫魯木　彼得，我很耽心。你去吧，把看到的这些坏事情去报告国王。

在后边的房間里有激烈的爭吵声。

彼得　(惊异地轉向那边)您听！

胡斯　这不是在开会，而是在吵架。

赫魯木　(忧郁地)这是紅衣主教們在同教皇爭吵，是关于

你的事情，亲爱的教授。

声音突然静下来。

胡斯、赫鲁木、彼得沉默片刻，望着后边的房間。三人都非常紧张。

第十六場

总管，前場人物

总管 （从后边的房間上）圣父和圣紅衣主教教团（对赫鲁木）通知你，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可以离开这里。但是，（对胡斯）你要留在这儿，你已經是教皇的罪人了。

胡斯 我是罪人?!

赫鲁木 （脱口而出）教皇的罪人？教皇的罪人！这是你說的？

胡斯 我是在罗馬皇帝保护之下的。

赫鲁木 他們把这个給忘了。我警告教皇和圣教团，別沾污神圣罗馬帝国的荣譽。总管先生，你去說，楊教授要和我一起离开这里，我对他負有責任。

总管 他不能跟你一起走，卫队在等着他，下面是軍队。（从右下。）

赫鲁木 让我們等着瞧吧！（激动地急急向后边的房間走去。）

門房想拦住他。

赫鲁木推开門房，用力打开門。門随即敞开，可以看到

紅衣主教和主教們惊惶不安。

赫魯木　(跨在門檻)圣父……

瓦林洛德　(拦住他的去路)回去！你想干什么！

教团显得惊惶不安。

赫魯木　我去找圣父。圣父啊，你听着，在我們請求你保护胡斯教授的时候，你并沒有对我，也沒有对我的叔父拉薩姆波克說过这个呀！你对我們說，“这样就等于杀死了我的亲生兄弟”，“他在康斯坦薩将平安无事”。唉呀呀，現在要把他关进监啦。这是背信弃义，难道就这样履行諾言？

紅衣主教和主教們的反对声。

瓦林洛德　圣父走了。他并沒有命令把这个异教徒关进监獄，而是我們，是我們。他就要被关进监獄里去了。你走吧！

赫魯木　我走，但是我要告訴全康斯坦薩，告訴全世界，你們是怎样汚辱罗馬皇帝的通行証，我要在各处拿出这个文件給人們看，把它写在教堂的門上……

瓦林洛德　已經够了！走吧，别再吹嘘你的胆量了！

赫魯木　你們把我也带走吧，把国王的代表也囚禁起来吧！

达伊里　不要理采他。(轉回身来。)

瓦林洛德　(示意門房关上門)你們都过来吧！(从門处下。)

門房用力关門。

赫魯木　(异常憤怒)把我也囚禁起来吧！(想推开門房。)

胡斯　（拦住赫鲁木）住手吧，楊先生！你要記住！他們已犯了暴力罪，你可不要再犯这种罪了。（把赫魯木带到一边。）

赫魯木　（看着彼得）你立即把所发生的事情写信告訴国王，派人火速送去，一点也不要耽擱。我到我叔父那儿去。但是你，教授却要到监獄里去！这是可怕的欺騙。上帝保佑，这是最后的一次。

胡斯　国王不会把我放在监獄里不管的，等我出獄以后，就在教团和整个宗教会面前……

赫魯木　噢，心地純良，坚信不移的神圣的信仰！上帝保佑你，教授！

第十七場

迪安姆，米哈尔，巴萊奇，总管，前場人物

迪安姆　（从后边的房間跨步而上，滿面笑容）哈哈，我們已經把他弄到手了。

米哈尔　（得意地晃动着身体，搓着手）我們不会放走他的。

巴萊奇　（胜利地对着赫魯木）看，到底是誰对了！（对胡斯）你已經不能再对人民講道了。

胡斯　但是，我要在教团面前講。

巴萊奇　（笑着）你还敢这样想？

总管和卫士　（从左边上）你跟我一块儿走吧，教授。

胡斯　为了上帝，我跟你走。（对巴萊奇）但是，监獄和

折磨吓不倒我，威胁不了我。(对赫魯木) 上帝祝福你，楊先生。(对彼得)彼得，再見了，向朋友們問好。(从右下。)

总管、卫士随下。

赫魯木　(对巴莱奇) 你們現在是很高兴了，但是，你們还沒有胜利!

换 景

在哥斯特尼茨赤足修道院的飯厅里。后面是主要的进口。后面的左面是个小門，門前面是两个窗戶。右前方是一个台子，台上放着一张安乐椅。在主要进口处的前面、在飯厅的中間、但还不到这个空間的一半的地方，是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有書籍、紙张、墨水和鋼笔。在台子的下面是一张較小的桌子。从开着的窗口可以看到用矛和弩武装起来的雇佣兵。一个美丽的七月天。

第一場

西祺門大帝坐在台上的安乐椅上。

达伊里紅衣主教、查巴萊拉紅衣主教坐在台上的安乐椅上。

牧师甲和牧师乙站在台下小桌子的旁边，靠近查巴萊拉紅衣主教的脚。

瓦林洛德大主教坐在大桌子前面的安乐椅上。

布洛哥尼紅衣主教坐在瓦林洛德旁边。

米兰大主教坐在布洛哥尼紅衣主教旁边。

黎多曼什斯基、奥格什布尔斯基、特里登茨基、哥斯特尼茨基主教順序坐在桌子的旁边。

查利赫拉德斯基、阿谷萊伊大教长坐在瓦林洛德对面

的桌子旁边。

紅衣主教甲、乙、丙
洛茨基、特洛吉尔斯基主教 } 和两个大教长一塊儿坐在同一排的桌子旁边。

在大桌子的左右两边的座位上坐着主教們、教长們、修道院长們、神学博士們、教授們，他們之中有：

楊·斯托克斯、阿尔别特·瓦伦特拉普、彼得·斯托尔赫、明斯戴尔别尔克、僧长。

身着教衣的牧师坐在左边的窗台上。

在大厅前面在左面的空处，对台子的地方处放着许多座位，上面坐有：巴莱奇（坐在离查利赫拉德斯基大教长很近的最后的一个座位上），納茲牧师、（挨巴莱奇坐），庫来什牧师（挨納茲坐），特布拉格圣阿木布洛什修道院长彼特（挨庫来什坐），米哈尔（挨彼特修道院长坐）。迪安姆（挨米哈尔坐）。

所有的人都面对着台上的皇帝和紅衣主教。

胡斯坐在米哈尔后面的一个单独座位上，也面向皇帝。

在胡斯后面靠墙处放着一些座位，上面坐有神学博士和戴黑面罩的僧侶。

楊（赫魯木）
瓦茲拉夫·杜柏
彼得·穆拉登諾維茨 } 坐在胡斯的左前方，面向台上的国王和紅衣主教們。

許多博士、僧侶和教授們站在后边，靠墙处或座位的后面。

卫士长
全付武装的雇佣兵 } 站在大門的后边。

当幕拉开时，可以听到教团中的喧嚷声，激烈、冲动

的叫喊声。

达伊里　(摆手示意肃静)請安靜！

教团安靜下来。

查巴萊拉　(冲向台子底下站在桌子旁边的牧师甲) 接着念下去！

牧师甲　(讀) 該楊·胡斯在学校和传教时頑固地宣传和維护威克萊夫的异教文章。

胡斯　(胡須未刮，由于长期的痛苦的监獄生活和疾病显得非常消瘦。由于徹夜失眠而脸色蒼白，还患感冒。激动地插話) 絕不是，絕不是异教文章！

胡斯的周围，以及整个大厅发出一片叫喊的反对声。

米哈尔　是异教文章！

巴萊奇　全是异教文章！

修道士　(在胡斯后面)都是威克萊夫的异教文章！

胡斯　(轉向他)你怎么能够这样說！

納茲　都是异教文章！都是！

胡斯　(对他)你宣誓过嗎？証明呢？

納茲
古奈什　請你不要管这个！看看你所宣誓过的东西吧！

米哈尔　捷克的老爷們給了你不少的錢吧！

胡斯　你在撒謊！

西祺門　(向大厅內吵鬧的人們喊道) 肃靜！請你們安靜，我要听听起訴書。

达伊里也点头示意人們安靜下来。

查巴来拉再次示意牧师甲讀下去。

牧师甲　楊教授教导学生，并公开講道說……

胡斯　（站起来）我再說一次，事情不是象在这里讀的那样。我沒有講过这些，在康斯坦薩我写的有文件——

米哈尔　但是你的朋友在布拉格就是用两种方式受洗。

巴萊奇　雅古别柏克教授。

胡斯　圣巴維尔的書信說得很清楚。

斯托尔赫　那跟这无关！

众声　那跟这无关！

胡斯　但那是最早的宗教。

众声　他們用耶穌的血来受礼。

胡斯　在他自己的集子里……

众声　（众口一声）証据！証据！收回去吧！

胡斯　我給列位証据……

叫喊声打断了他。

众声　住嘴吧！好大的胆子！

胡斯坐下。

米哈尔　好，不說話了，他承認了。

胡斯　（迸出来）得叫我說話呀！（向皇帝和紅衣主教們）你們让我說話呀！

达伊里　（点头示意，讓靜下来，然后又轉向牧师甲）繼續念吧！

牧师甲　（念）他教导和公开地宣传，在神龕，下祝福时

要留下面包团……

胡斯　不留。我沒有这样教过。你們为什么寃枉我？

楊·斯托克斯　（站起来）最圣明的国王，最尊敬的父亲們。四年前当我奉国王之命从劍桥回匈牙利（对着西祺門）見圣上之时，我們曾在布拉格停留，在那里我看到了（对着胡斯）你的一个条文，那里所講的跟你現在所講的不一样。

胡斯　尊敬的教授，这是不对的。那不是我的条文，我沒有写过那样的东西。

米哈尔　咳，又不是眞的！

納茲　又否認！

众声　威克萊夫！否認！狡猾的威克萊夫。

胡斯　你們去印証一下，好好讀讀我的著作。在圣教团这里讀的，有很多地方都是歪曲，要不，就是乱添进去的。

众声　还誣賴！好大的胆子！

査巴萊拉　我們这里有你自己的著作，是你亲手写的。

胡斯　我的書？

西祺門　这是我今天从朋友那里要来的，为了拿来对一对。

胡斯　感謝圣上，由于你的关怀，經过长期等待，終于允許我見到圣教团，我曾被非法的长期和残酷的监禁，我請求大家能听取我的意見，让我自由地講話，使我能够全面地闡述自己的信仰，加以辯护并

能够给予論証。我認为，要是这样，許多在这里叫嚷的人就会安靜下来。

众声　多么狂妄！你們听一听？

有嘲笑声。

达伊里　（插話）你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瓦林洛德　你是被告，你回答問題。

僧长　　　让他詭辯。

奥格什布尔斯基　你說，“是对，还是不对”。

穆拉登諾維茨　（对着赫魯木和杜班）这叫公正嗎？

赫魯木　圣教会！

胡斯　我愿意解释……

达伊里　你的書就替你說話了。是你自己的書。（向牧师乙示意。）

牧师乙从桌上拿下两本書給胡斯。

达伊里　这是你的嗎？

胡斯　（看一眼書）是我的。但是那里边沒有这里所念的和控告我的那些东西。（很猛地一下把書举到头上）沒有，如有的話，就把我烧死。你們公正地检查一下吧！我并不愿頑强地坚持自己所写的东西，只要你們說服我，要有文字和証据作依据。

瓦林洛德　圣教团沒有什么跟你爭辯的。

查巴萊拉　有証人証明，而且多得很！

胡斯　只許听你們的，你們不听我的，这算是公正的审判嗎？

米哈尔　(嘲笑地)現在你又向耶穌呼吁吧，就象你在布拉格反对教皇时向他呼吁那样吧。

胡斯　但是你知道，检察官，沒有比向耶穌呼吁再公正的呼吁了。

突然的叫喊声打断了他。圣教团自己也在騷动，四处都有人在笑。

众声　褻瀆神圣的家伙，住嘴吧，胡言乱語！

胡斯　(在吵嚷声中)你們听听我吧！

赫魯木　噢，都欺侮这个小鹿！

瓦兹拉夫　多少个嗓子！

众声　你还喊叫！你要干嗎？

米哈尔　他还講，說异教徒不应該处死。

胡斯　(对米哈尔激烈地)不，不是这样！(又向着圣教团)我說过对异教徒首先应該用圣經来很好地教育他，就象圣奥古斯丁和其他的人所作的那样，他們跟异教徒进行辯論。

瓦林洛德　想这样来降低圣教团威信嗎？

在圣教团內有零落的笑声。

众声　就是这样！狐狸精！你要干嗎？

胡斯　(沉默地站着，直到靜下来，又說)我認为，那将更为誠实和仁慈，要是圣教团的秩序不象現在……

达伊里　你在說什么！在城堡的监獄里你說話很和气。

胡斯　因为在那里沒有人冲着我叫，而在这里你們一齐

都冲着我叫嚷。

查巴萊拉　教授，你是知道的，象俗話說的那样，只要有了两三个証人，那每个字都会是眞的。而这里你的証人就有二十个，有宗教界的高級官員、博士們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胡斯　对我来說，上帝和我的良心就是証人。为了反对我，在这里說过的和正在說的东西，我都沒有講过，沒有宣传过，它根本就到不了我的心上。我宣传过的东西，我承認的东西，我希望你們能用証据說服我。我再次要求，我的良心……

达伊里　我們无法根据你的良心来审判，我們只能根据証据。

胡斯　我的敌人是恶意和狡猾地作証来反对我。

达伊里　誰？

胡斯　有同乡，也有外国人。

斯托尔赫　你想的是那些在布拉格大学被你剝夺了投票权的德国人。

胡斯　不是全部。它的多数投票权，是国王公正地給了捷克民族的，因为查理大帝是为他們才建立了大学。

斯托尔赫　因此，你和你的助手們就把德国人从布拉格赶走了。

胡斯　（激烈地）不是我，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人。是你們自己走的，你們自己宣誓走的。（指着瓦伦特拉普）这位瓦伦特拉普教授也是宣誓走的，他那时候是艺术

学院院长。

瓦伦特拉普　最尊敬的父亲們，不能让胡斯……

巴莱奇　（馬上站起来）最圣明的皇上，最尊敬的父亲們，不光是外国人，就是他本民族的博士，由于他和他的煽动，都必須流亡国外。

赫鲁木　这个巴莱奇！眞可耻！

胡斯　（大声喊着）这不对，他們的流放并不是由于我，国王把他（指着巴莱奇）和另外一些人赶出国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布拉格。

达伊里　你在塔①上講話是平心靜气的。

胡斯　因为那里的人跟我談話还有礼貌，而在这里，人們对我却是这样恶意地攻击……

奎巴莱拉在胡斯講这句話时靠向牧师乙，并对他小声地說些什么。

牧师乙开始写着。

达伊里　（对着胡斯）秋天，当把你带来圣宫見圣教团的时候，我們曾問到你，你是怎样来到康斯坦薩的，你說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要是你不愿来，就是你的国王和最明智的罗馬皇帝也不能强迫你来到这里。

教团有騷动。

众声　多么狂妄，你們听听！

胡斯　这話我說过。这是眞的，因为在捷克有許多許多

---

① 指监禁楊·胡斯的地方。——譯者注。

有势力的人，我可以安全地留在他們那里。

教团內有叫喊声、反对声和嘲笑声。

赫魯木 （突然跳起来）这是眞的，楊教授說的是眞話。我是我們国王的一个穷騎士，我愿意整年地保护教授，不管別人喜欢不喜欢。我們那里有許多尊貴的人爱戴教授，他們有着十分堅固的城堡，他們愿意保护他多久就能保护他多久，甚至反对两个国王也在所不惜。

西祺門吃惊地憤怒地，看着赫魯木。

达伊里 （对着胡斯）現在你是站在整个基督教教团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你完全接受寬恕，承認宗教会議的权力，接受所判处你的全部罪过。圣教团看在最明智的皇帝和他的兄弟捷克国王的面上，可以对你从輕处理；或者是你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还要求答辯。你可以自行选择，但是这里有这么多有学問的和知名的人士、博士和教授都在担心，希望在答辯时你不要陷入更大的謬誤。奉劝你，我并不是以法官的身份說这話的。

查巴萊拉 楊教授，教长先生这样劝告你，是为了你好。

胡斯 （和緩地，但是坚定地）最崇敬的神父們！我自由地来到这儿，并不是为对自己的文章进行頑固的辯护。如果我在什么地方講錯了，我会恭順地接受宗教会議的訓戒。但是为了上帝，我請求允許我进行答辯，使我能够闡明我的那些被指責为謬誤的文

章，使我可以从圣經和神学的著作中引述理由。

瓦林洛德　这又要跟宗教会議进行辯論。

奥格什布尔斯基　凡是圣教团，以圣灵的名义宣布的东西，就要毋庸争辯地听从。

僧侶　（胡斯后边）如果圣教团說你只有一只眼睛，尽管你有两只眼睛，你也必須承認，你确实只有一只眼睛。

胡斯　即使全世界都这样說，我也不能违背良心地承認。你举了个可怜的例子。

达伊里　你想得到教誨，那好，博士們所反对你的东西，你就应看作是教誨。他們一致認为，你的文章是荒謬的。还是承認自己的迷誤吧！宣誓否定自己的主张，你宣誓否定之后，你就相信和宣传它反面的东西。

胡斯　六十名博士，最崇敬的神父！他們有渊博的学問和伟大的明智，但是他們毕竟遭到不幸，他們虛假地从我的書中断章取义，另外編造一大堆，那些东西在我書中根本是沒有的，我也沒有講过。他們从未給我教誨，現在还不愿意給我教誨，而只是說，你必須服从圣教团的决定。一方面是宗教会議，另一方面是良心，良心，最尊敬的神父們。你們要我宣誓和承認，我的文章是謬誤的、我坚持和传授了那些由假証人强加于我的那些文章。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允許这样做。我要辯論，只有說服我的时候，我

才能放弃我的主张。我是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良心行事。

反对声，叫駡声，威胁声。

西祺門　你听着，胡斯！

彼得（穆拉登諾維奕）猛然一怔。

赫魯木、瓦茲拉夫（杜柏）听这句話之后，互相地看着。

西祺門　我发給了你来康斯坦薩的安全通行証，尽管这里有人認为我不应把这张通行証发給异教徒，或者被控告为异教徒的人。我帮助你在圣教团面前进行了公开的答辯，为此我对圣教团表示感謝。但是我在这儿听了之后，我相信了。我和教长先生一样地劝告你，如果你不听，那么，最尊敬的神父們知道怎样处置你。我已經对他們說过，我絕不会去保护异教徒，如果他还坚持邪說，我甚至自己会把他烧死。所以我劝你接受圣教团的寬恕吧。

赫魯木　我們过去相信过他！

瓦茨拉夫（杜柏）　他这叫什么話！

胡斯　（为西祺門大帝的話所激动，脸色蒼白，用眼釘着他，然后克制地）最明智的皇上，感謝你的这张安全通行証……（激动地沉默下来。）

周围众声　你收回你那一套吧，收回吧，收回吧！

米哈尔　你完全收回，就不烧死你。

赫魯木　（一下子冲到胡斯面前）楊教授，你回答第二个問題吧，关于收回的問題。

胡斯　（轉过身来，对着国王）对于你的劝告，我不能說别的：如果說服我，我就收回。

西祺門　（激愤地）頑固的人。（同两个教长交談。）

巴莱奇　（站起来，轉向胡斯）你也想否認和推翻你曾煽动人民反对圣位，反对教皇，你曾把三个被处死的年青人捧为圣人。那是国王叫处死他們的，因为他們在教堂里侮辱了上帝。

胡斯　你是在冤枉国王，国王沒有叫把他們处死，由于仇恨和自私你也在冤枉我……

巴莱奇　（插話）最崇敬的神父們，我宣誓，在这里我絕不是由于私仇，而只是在尽我作为一个神学博士应尽的职責。

米哈尔　（站起来）我也是这样。（向教团鞠躬。）

胡斯　我现在是在上帝的法庭上，上帝将根据是非，公正地审判我，（对米哈尔和巴莱奇）和审判你們！（疲倦地坐下。）

达伊里　（同西祺門和査巴莱拉低声地交談，然后站起来）楊教授不愿收回，所以今天我們就到这里結束。（对瓦林洛德）亲爱的老弟，請您再把教授带走。

教团站起来，在吵嚷声和談話声中沿着大門和旁門散去，坐在胡斯近旁的人，带着敌視和嘲笑的表情轉过来望着他。

巴莱奇　（从胡斯旁边走过）这就是你的答辯。（下。）

米哈尔　（对赫魯木）喂，你們的爭辯就是这样！（下。）

赫魯木躲开他。

瓦林洛德站在桌子旁边，示意卫士长。

卫士长走来。雇佣兵同他一起走来，拿着鐐銬，給胡斯戴在手上。

胡斯为这种进攻所激怒，被仇恨的叫罵和敌視所包圍，站起来。

赫魯木　（走近胡斯，非常激动地同他握手）为耶穌所爱戴的朋友……

胡斯　（沒有看到他，先是对他的这种表示有点吃惊，繼而感到寬慰）亲爱的楊先生，我的好人！你在所有人的面前竟毫不胆怯地同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被捆綁着的，被遺弃的异教徒握手……

瓦兹拉夫
穆拉登諾維茨　}亲爱的教授！教授！

赫魯木　还会进行答辯的。

胡斯　他們这样答应了。但是如果还象今天这样的答辯的話——那就是对付敌人的法庭。

瓦林洛德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看了看，并严厉地向卫士长示意。

卫士长　走！走！

胡斯　再見吧！

卫士长雇佣兵一直把胡斯带到大門，其他的雇佣兵只在出口处同他們会合在一起。

瓦兹拉夫（看着胡斯）　眞是敌人的法庭。

西祺門　（在台上同教长們进行了談話，同他們走到前面来，

沒看到赫魯木和他的伙伴們）就这么着，最崇敬的神父們。这些已够判处他的了，如果他不收回的話，就請你們烧死他，就是他收回了，我也不会相信他。

达伊里　这对教团和神圣的教会太危险了。

查巴萊拉　这是魔鬼迷了他。

第二場

楊（赫魯木），瓦茲拉夫，彼得（穆拉登諾維茨）

赫魯木、瓦茲拉夫吃惊地听着他們談話。

彼得　这就是拿到安全通行証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可怜的教授！

瓦茲拉夫　不但沒有支持他，反而煽风点火。

赫魯木　很明显，他将是捷克王朝的継承人！

瓦茲拉夫　在捷克也听說了……

赫魯木　（向西祺門刚才走过的方向威胁道）你要付这个王朝的代价的。

第五幕人物表

楊·胡斯教授

什杰班教授(巴萊奇人)

楊(赫魯木人)——胡斯的随从人員。

毕尔·达伊里
查巴萊拉 }——紅衣主教。

楊·瓦林洛德——李斯基大主教。

獄卒

卫士长

雇佣兵

事情发生在1414年哥斯特尼茨赤足修道院的監獄里。

第五幕

在哥斯特尼茨赤足修道院的监獄里，在門的左旁。

第一場

胡斯、楊（赫魯木）

胡斯脚被鉄鏈栓在墻上，坐在木头上沉思。

赫魯木上。

胡斯　你啊，楊先生，我終于又見到你了。我等着你，一直在等你，我簡直等不及了。

赫魯木　我天天想到你这里来，我向他們請求，但是直到今天才放我来。

胡斯　他們就这样一直看守着我。

赫魯木　那个米哈尔最厉害。他在监獄前面象狗一样地监視和盯捎，連卫士他都监視。

胡斯　他很高兴，我将被烧死。为了陷害我，他化了許多錢。这是他告訴獄卒的。

赫魯木　这个喝血的野兽！他甚至追使紅衣主教里根斯基答应，不許卫士們的妻子不給她們的丈夫送飯来，怕她們秘密地走漏什么消息。

胡斯　（很快地）我写的东西也許都沒有收到。我給你写了，給杜柏先生写了，給柏特勒姆的馬丁萊克写了，給我可爱的学生写了，給所有忠实的捷克人写了，叫他們不要害怕。

赫魯木　我都收到了，我立刻就把这些信送到捷克去了。教授，我的两封信你收到了嗎？我給你写了两封。

胡斯　两封都收到了。第一封是在三个星期前收到的，是在公审后一天收到的。但是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呵！是关于皇帝如何同紅衣主教說我坏話的消息。他曾經是我的保証人！現在已經是公开的敌人了！

赫魯木　这是多神論者皮拉特的行为。

胡斯　（悲伤地，但不是抱怨地）亲爱的楊先生，当他們那次把我从那个会議上又带到这里来，并把我拴在靠墙的地方，上帝知道，在我經过他們所有的人叫喊和包围之后，在紅衣大主教們，以至皇帝自己对我进行逼劝之后，又受到了如何地誘惑！

再加上你的消息說，皇帝把我交給了教团，他出卖了我。誰也不許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又独自一个人渡过了漫长漫长的岁月，就象我在哥特列拜城堡那个可怕的塔里那样；我在那里渡过了七十多天，被飢餓和疾病折磨，听不到朋友的声音，接不到信，而在这里，至少会有你的信。但是在这个寂寞和孤单地方，楊先生，严重的誘惑又来了，簡直可怕！我不敢违犯耶穌的吩咐。苦悶的思想，——魔鬼不

断地向我耳語，他眼睛里带着残酷的死亡，又用释放来引誘——太阳和明朗的天，引起了我对生活、对祖国的渴望。我昏了过去。楊先生，你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不陷入悲哀是很困难的。即使一个最勇敢的人，在晚飯之后，他在精神上也会悲哀的，并会說：在死亡之前我的灵魂是痛苦的。

赫魯木　（紧握他的手）亲爱的教授，你原諒我吧！我就象賴弗尔先生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太信任西祺門国王了。啊！当他向紅衣主教們說这些冷酷无情的和充滿血腥的話时，当他如此无視自己的尊严和信用时，我本来想立刻就走，立刻騎上馬就离开这个由傲慢和貪婪的教团統治的鬼地方，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离开这块肮脏的地方了。

胡斯　匈牙利的国王沒有报答你，但是你对我的忠誠和作的事情是崇高的。同乡啊！上帝把你們当作天使一样賜給了我，你們帮助了可怜的我。楊先生，請你别走，等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再走吧。啊！早該如此了！但愿你們能在他們把我带到柴火堆上还沒有来得及狡猾地勒紧我的脖子的时候，高兴地見到我。他們还想审詢我。如果他們允許我，如果我能够自由地說話……他們毕竟是答应了我公开审問，你听見了嗎？

赫魯木　他們答应了，阿利尔茨基紅衣主教答应了。

胡斯　他們答应了。但是他們卑鄙地不許我講話。楊先

生，当你一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意識到，你是带来了什么消息。(沉默。)

赫魯木 (严肃地，同情地)——你还要在整个会議上被公开审訊。

胡斯 你……你沒有带来什么消息？

赫魯木 我沒有带来。(稍停) 虽然又举行一次大会，审判。但审判的不是你，他們审判的是你的書。

胡斯 他們判决了。

赫魯木 一切都判决了，他們說都該燒毁。

胡斯 所有的？也包括捷克文的？

赫魯木 所有的！也包括捷克文的！

胡斯 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都审判这些書。可是他們連这些書見也沒有見过，也沒有讀过、听过——啊，最神圣的教团，是不会这样作的！他們不会审訊了。

赫魯木 眞可惜。只有委員会今天来你这里，也許过一会儿就来。

胡斯 (生气地)委員会！秘密談判。啊，在第一个监獄的时候，他們来的次数太多了。我要求的是大会，圣教团和公开审訊，好讓我也能捍卫神圣的眞理。但是教团压制它，一味地譴責它。噢！米蓋希先生說对了。我将被审判，而且已經受到审判。

赫魯木沉默。

胡斯 我快要死了……(沉思地) 正如那个善良的老裁縫

說的，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我，亲爱的耶罗尼姆兄弟也一定回不去了。你听到他的消息沒有？他关在什么监獄里？

赫魯木　在市內的塔上。

胡斯　他不应該到这里来看我，他是最胆大的。啊！我眞想跟他談談！我时常想念他，想念他和……（悲伤地停止了講話。）

赫魯木　也許还想念巴萊奇？

胡斯　也想念巴萊奇。他曾經是我所爱戴的朋友。

赫魯木　他是怎样反对你的！可是你昨天还要求他作为接受你懺悔的人。

胡斯　你知道这件事？

赫魯木　这使我感到惊异。你为什么要巴萊奇作为接受你懺悔的人呢？为什么？

胡斯　因为他是我的一个特殊的反对者。

赫魯木　他来了嗎？

胡斯　沒有，他沒有来，而是一个外国的修道士。

赫魯木　巴萊奇告訴你什么了？

胡斯　沒有，沒有通知我任何事情。

赫魯木　連这个也沒有感动他！你那样地和他在这个痛苦的监獄里交談。这个监獄是他与那个米哈尔給你准备的。

胡斯　亲爱的楊先生，监獄能鍛炼人，哭能使人懂事。过錯也可以原諒。現在我懂得了依沙希讲的：折磨

能使人聪明。(回忆)今天我很高兴——作了个美梦。

赫魯木 (心軟地，同情地)你那疲憊的心灵还能作美好的梦？

胡斯 我知道，卡东說的“不要注意梦幻”的話是对的，但是在这痛苦中的梦幻……

赫魯木 你好象……

胡斯 我曾在布拉格，在柏特勒姆教堂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看見他們在那里把我叫人画的耶稣象都粗暴地扯掉或是乱涂乱抹。但是在早晨，我就看見許多画家又在那里画新的圣象了，而且画得更好了，使人更高兴地看它們。这些画家們和群众一起勇敢和坚决地喊道："让主教們和牧师們都来吧，让他們来吧！"我是多么高兴啊——在这高兴中，我惊醒了，醒来后，我还在笑……

赫魯木 亲爱的教授，这个梦眞有意思。耶稣的这些画象，意味着开始了正当的生活。在黃昏，当正义的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他們就毁掉它，但是第二天，当正义的太阳升出来的时候，传教士們又恢复了它。

胡斯 是这样的美好啊！我希望，我相信，我在柏特勒姆教堂画在人們心上的那个新的、更好的生活，将为更多、更好的传教士們所珍爱。天主教的高官、主教們、巴萊奇和其他煽动者、唆使者的憤怒都是枉然的，都是枉然的！

門上的鑰匙声响，門开了。

赫魯木　委員会来了！

胡斯　啊，好啊！

第二場

巴萊奇、前場人物

赫魯木　巴萊奇！

胡斯惊奇地看望着巴萊奇。

巴萊奇　（站在門前，看着胡斯，然后上前）我来了……你要求我……

胡斯　我要你听我的懺悔。別人已經这样做了。

巴萊奇　我知道；但是我来这里是要讓你知道我并不是由于敌意，坚决地拒絕了你的請求。你在这种时刻这样地想念着我，使我感动。但是我不能听你的懺悔，我不能，現在你……

胡斯　你已經緩和下来了。你已經不象在道米尼克修道院那儿那么强硬了。那时候，我生了病，躺在监獄里发烧，那时你当着别人的面說，从創造世界以来，除了威克萊夫以外，再沒有比我更大的异教徒了。

巴萊奇沉默不語。

胡斯　而現在你到这个异教徒这里来了。也許是他們誰派你来的。

巴萊奇　不，是我自己来的。（更溫和些）我还想跟你談談。

胡斯　最后的一次。我的書都被判决了，高傲的教团侮

辱我的書，甚至連捷克文都侮辱。教授啊，連捷克文的書都要被烧毁，他們也不許再审訊我。現在一切都完了。这是我們最后一次談話。

巴萊奇 （阴沉地）楊教授，你还坚持，（热情一些）因此我来了，劝导你，請求你，請你收回，你宣誓收回吧！

胡斯 他們想用詭計威胁我，恐吓我，使我陷进圈套。現在你还来这一套。

巴萊奇 請相信，他們并沒有派我来，我是出自內心要求来的。你想想到目前为止发生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你再想想将会发生的好事情，在国內，在捷克，对教会。你也許是怕丢脸……

胡斯 丢脸？难道在柴火堆上被屈辱地烧死，不比宣誓更加丢脸嗎？那我怎么会害怕丢脸呢？收回？宣誓？巴萊奇，巴萊奇，我們是一块儿出来的，又長期在一起。你回忆一下我們的青年时代，那时我們听斯塔尼斯拉夫講道，——上帝祝福他，——那时我們在一起念威克萊夫的書。你回忆一下我們在布拉格和在乡下你的家里，談論这些書的情况。在假期中我和你在你慈爱的母亲那里，如何在花园里的苹果树下談論这些文章直到深夜，談論得非常投机，沒有不同的意見。那时我們的心中燃烧着同样的火焰。我們在一起象两个兄弟一样，而現在——我們却是敌人。他們将把我带到柴堆上去。而你，——你——我的告密者和敌人，你帮他們的忙！再沒有

人比你害我更厉害的了！我也許对你不止一次地說过使你难过的話。現在，在进入坟墓之前，請你原諒我。

巴萊奇 （很感动，抓住他的手）楊，收回吧！看上帝的面上，你这样做吧！

胡斯 你給我說說看：当你清楚地知道你不是异教徒，但是别人恶意地硬說你是，你該怎么办？你宣誓承認嗎？你会这样做嗎？

巴萊奇 这很困难……（感动得沉默下来）很困难。再見吧！

胡斯 （受感动）愿上帝保佑你和鼓励我。再見，什杰班！

巴萊奇抑制不住地哭着，激动地离去。

片刻安靜。

赫魯木 教授，你原諒他了，但是你相信，国內的人民是不会忘掉他的，也不会原諒他的，上帝知道，是不会的。他再不能回到捷克去了。

第三場

紅衣大主教达伊里、查巴萊拉，李斯基的主教瓦林洛德，獄卒，卫士长，雇佣兵

达伊里 楊教授，我們是以圣教团的名义来的。

胡斯 还允許我答辯嗎？象你們答应的那样我要自由地申辨。

达伊里 不。我們認为沒有必要再审訊你一次。我們堅

持这一点：或者你是認罪并且宣誓，或者是用火把你烧死。我們来是要你答复，这是我們最后一次爭吵，你是要坚持已經有可靠的証人和从你的書中选出来的东西被証明是錯誤的文章，还是你宣誓，今后按照圣教团对你作出的結論；去进行与以前相反的传教、写書和教書？

胡斯　(沉默了一下，然后又激动而坚定地) 不。我已經說过了，反对我的証据都是不公正的，怎么能断章取义地乱加入罪名呢？我所教的东西，象我要求的那样，你們誰也无法証明是錯誤的。我不承認我的迷誤，因为你們不能用圣經来証明，你們說不出任何理由。

瓦林洛德　(严厉地) 圣教团代表圣教会，它不能，也不允許和你爭論。圣教团是决不会错的，它知道你的錯誤和异教主张，因此你要撤回。

査巴萊拉　(溫和地) 楊教授，你再别信賴你自己的智慧了。在会議上有許多博学和正直的人，他們都一直反对你。我的儿子，你听听圣教会的法令吧！如果你听的話，你就不会离开眞理，而是接近眞理。奥古斯丁鈕斯、奥力根尼斯、智慧的大师和其他的人也曾走入迷途，但是他們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又愉快地轉变过来了。說到我自己，我曾經認为，我懂得一些，我曾怀疑过一些东西。但我又高兴地轉变过来了。你要宣誓！

胡斯　但是你，最尊严的父亲，圣奥古斯丁和其他的人

曾經被糾正过来了，但是誰也沒有來糾正我，誰也沒有証明我是走上了迷途。我不能宣誓，我不能成为一个撒謊者和违背誓言的人，我不能侮辱自己的良心和上帝的眞理，我不能引起我传教的人民和那些忠实地传布上帝語言的人的憤怒。

瓦林洛德　（对紅衣主教們說）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执迷不悟，不会放弃他的异教主张的。

达伊里　你听見了，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懲罰在等待着你，多么可怕的死亡。

胡斯　我知道。

赫魯木　（激动地注視着一切，走向胡斯、激动地，顫抖的声音）楊教授，我是一个学識浅薄的人，沒学过很多东西，在这些事情上我不会劝說你。但是請你，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中感到有什么过错，你就毫无顧虑地让步和撤消，不要让你自己成为自己死亡的原因。如果良心不允許，說你沒有罪，你就宁可去見上帝也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那你就坚持眞理至死。……（激动得說不下去了。）

胡斯　（感动得流泪）楊先生，上帝是我的証人，如果我知道，在我写的書中、教課时或是传教时有什么錯誤的話，我会毫无怨言地撤回。（鼓起勇气，坚决地）但是我絕不能违背良心，也不能违背我所認識到的眞理！

赫魯木　（握住他的手）我知道，我相信，我相信！

钟响的回音。

达伊里　作为一个不肖之徒，我們要把你連根除掉。圣教团对你已經沒有什么可說的了。現在只有一件事，在他們召集的这个神圣的弥撒以后，要撤消你的牧师职。

瓦林洛德　（对胡斯）在作弥撒时你将站在教堂大門的外边，在做完弥撒以后，作为一个被人咀咒的可恶的异教徒，我們将把你交給行政当局，把你烧死。

达伊里　你还不撤銷？

胡斯　我不撤銷。

达伊里　（对瓦林洛德）神圣的兄弟，我們把他移交給你了。

查巴萊拉　多么不幸啊！你自己把你判处死刑。

胡斯　我是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正因为如此，你們才处死我。你們烧死我，但是和我在一起的神圣的眞理你們是埋葬不了的。它将从墓穴里站起来，发展壮大，得到永恒的胜利。你啊，慈善的上帝，你知道，我是热爱眞理的。在你的帮助下，我将要为它愉快地死去。

瓦林洛德向獄卒和卫士长示意后离去。

达伊里、查巴萊拉同下。

赫魯木　楊教授，你走到了神圣的終結。这正如你說的"經常失敗的人将获得胜利"！（拥抱他。）

——剧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杨·胡斯
作者=（捷克斯洛伐克）阿·伊拉塞克著　　苏杰译
页数=160
SS号=11173818
出版日期=1960年04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